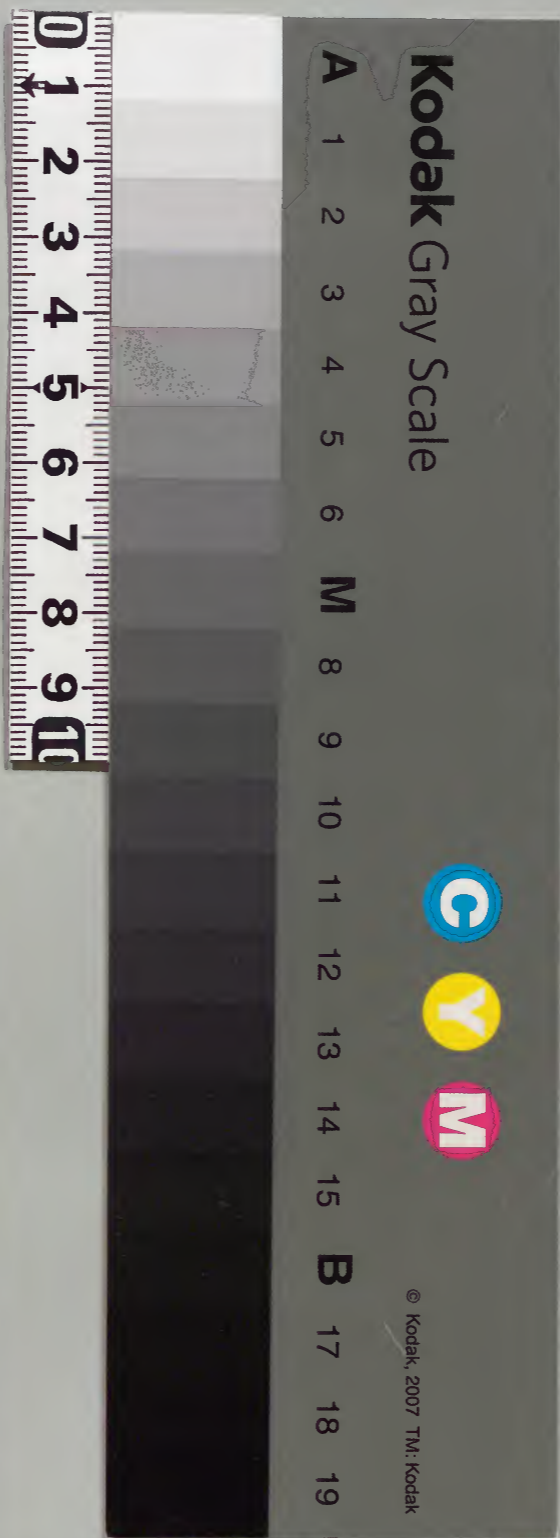


前漢書

紀一之五

内閣文庫			
三七九	五	漢	
四	〇		
一五	三	一	書
架	二	二	部
	號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012
冊數	32 (1)
函號	282 10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前漢書

紀一之五

前漢書

		五〇			
	三	一	二		
	二	一			
冊	架	函	號	類	

		五〇			
	三	一	二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正史廿一號

張氏校

嘉靖



上諱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



君體上哲之姿膺守器之重俯降~~三~~善博綜九流觀

炎漢之餘風究其終始懿孟堅之述作嘉其宏瞻以為

服應曩說疎素尚多蘇晉衆家剖斷蓋甚蔡氏纂集尤

為抵牾自茲以降蔑足有云悵前代之未周愍將來之

多惑顧召幽仄但竭芻蕘匡正睽違激揚鬱滯將以博

喻宵齒遠置邦國弘敷錦帶啓導青衿曲稟宏規備蒙

嘉惠增榮改觀重價流聲斗筭之材徒思罄力駑蹇之

足終斯遠致歲在重光律中大呂是謂涂月其書始就

嘉靖九年刊

行

不恥狂簡輒用上聞在陳指例式存揚摧

漢書舊無注解唯服虔應劭等各為音義自別施行至
典午中朝爰有晉灼集為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
益時辯前人當否號曰漢書集注屬永嘉喪亂金行播
遷此書雖存不至江左是以爰自東晉迄于梁陳南方
學者皆弗之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
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已之所見續廁其末舉較前
允喜引竹書自謂甄明非無差爽凡二十四卷分為兩

一解音義則是其書而後人見者不知臣瓚所
解王氏七志阮氏七錄並題云然

一酌贊姓附著安施或云傅族既無

又取作蔡謨全取臣瓚一部散入漢書自此以
來如有注本但意浮功淺不加隱括屬輯乖舛錯亂實
多或乃離析本文隔其辭句穿鑿妄起職此之由與未
注之前大不同矣謨亦有兩三處錯意然於學者竟無
弘益

漢書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易後人習讀以
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則由覈古本歸其真正
一往難識者皆從而釋之

古今異言方俗殊語大學膚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輒

就增損流逐忘返穢濫實多今皆刪削克復其舊

諸表列位雖有科條文字繁多遂致舛雜前後失次上

下乖方昭穆參差名實虧廢今則尋文究例普更刊整

澄蕩行違審定阡陌就其區域更為局界非止尋讀易

曉庶令轉寫無疑

禮樂歌詩各依當時律呂脩短有節不可格以恒例讀

者茫昧無復識其斷章解者支離又乃錯其句韻遂使

一戈文采空韞精奇累葉鑽求罕能通習今並隨其曲

度里麻然易曉更無疑滯可得諷誦開心順耳

然具而存之以示不隱其有指趣

通之使皆備悉至於詭文僻見越

作而矯之公祛惑蔽若汎說非當燕辭競逐苟

比異端徒為煩冗祗穢篇籍蓋無取焉舊所闕漏未嘗

解說普更詳釋無不合通上考典暮旁究蒼雅非苟臆

說皆有援據六藝殘缺莫覩全文各自名家揚鑣分路

是以向歆班馬仲舒子雲所引諸經或有殊異與近代

儒者訓義弗同不可追駁前賢妄指瑕類曲從後說苟

會局塗今則各依本文敷暢厥指非不考練理固宜然

亦猶康成注禮與其書易相借元凱解傳無係毛鄭詩

文以類而言其意可了爰自陳項以訖哀平年載既多

綜緝斯廣所以紀傳表志時有不同當由筆削未休尚遺秕稗亦為後人傳授先後錯雜隨手率意遂有乖張今皆窮波討源搆會甄釋

字或難識兼有借音義指所由不可暫闕若更求諸別卷終恐廢於披覽今則各於其下隨即翻音至如常用可知不涉疑昧者衆所共曉無煩翰墨

近代注史競為該博多引雜說攻擊本文至有詆訶言辭奇撫利病顯前修之紕僻騁已識之優長乃効矛盾

朱氏粉澤

光潤今之注解翼贊舊書一遵軌

辨雖見名氏至於爵里頗或難知

一 下 豫潁川人後漢祕書監撰漢紀三十卷其事皆出漢書○宋祁曰

取祐開余靖校本注末有復人取悅所著書入於注本十二字

服虔字子慎滎陽人後漢尚書侍郎高平令九江太守

初名重改名祗後定名虔

應劭字仲瑗字仲瑗汝南南頓人後漢蕭令御史營

令泰山太守

伏儼字景宏琅邪人

劉德北海人

鄭氏晉灼音義序云不知其名而臣瓚集解輒云鄭德

嘉靖九年刊

前漢文列

日

四

既無所據今依晉灼但稱鄭氏耳○宋本曰景祐余

傳晉灼集注云北海人不知其名而臣瓚以為鄭德今書但稱鄭氏

李斐不詳所出郡縣

李奇南陽人

鄧展南陽人魏建安中為奮威將軍封高樂鄉侯

文穎字叔良南陽人後漢末荆州從事魏建安中為甘

陵府丞

張揖字稚讓清河人一云河魏太和中為博士止解司馬相如

其人魏給事中領祕書監散騎常

大夫黃初中遷博士封安成亭侯

景祐余靖校本孝友字下云彦友四字安成亭侯無亭字

張晏字子博中山人

如淳馮翊人魏陳郡丞

孟康字公休安平廣宗人魏散騎侍郎弘農太守領典

農校尉勃海太守給事中散騎常侍中書令後轉為

監封廣陵亭侯

項昭不詳何郡縣人

韋昭字弘嗣吳郡雲陽人吳朝尚書郎太史令中書郎

博士祭酒中書僕射封高陵亭侯

嘉靖九年刊

晉灼河南人晉尚書郎

劉寶字道真高平人晉中書郎河內太守御史中丞太

子中庶子吏部郎安北將軍晉書太子講漢書別有

靖校本云劉寶字道字高平人晉吏部侍郎餘無說

臣瓚不詳姓氏及郡縣○宋祁曰景祐余靖校本云臣

莫知氏姓韋稜續訓又言未詳而劉孝標類苑以為

于瓚元注水經以為薛瓚姚察訓纂云案庾翼集

于瓚為翼主簿兵曹參軍後為建威將軍晉中興書

云翼病卒而大將于瓚等作亂翼長史江彪誅之于

瓚乃是翼將不載有注解漢書然瓚所采眾家音義

曰服虔孟康以外並因晉亂湮滅不傳江左而高紀

得過江明此瓚是晉中朝人未喪亂之前故得

先輩音義及茂陵書漢令等耳蔡謨之江左以

郭璞字景純河東人晉贈弘農太守止注相如傳序

蔡謨字道明陳留考城人東晉侍中五兵尚書太常領

祕書監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左光

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領揚州牧侍中司徒不拜贈

侍中司空謚文穆公

崔浩字伯深清河人後魏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

祿大夫司徒封東郡公撰荀悅漢紀音義○宋祁

嘉靖九年刊

前集又刊

一

信

晉人年代前後了不相會此瓚非于足可知矣又

以天子傳日錄云祕書校書郎中傅瓚校古文穆

十傳日記穆天子傳者汲縣人不準盜發古塚所

善今漢書音義臣瓚所案多引汲書以駁眾家訓

義此瓚疑是傅瓚瓚時職典校書故稱臣也顏師古

曰後人斟酌瓚姓附之傅族耳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及游獵詩賦

止注相如傳序

及游獵詩賦

及游獵詩賦

及游獵詩賦

及游獵詩賦

及游獵詩賦

及游獵詩賦

及游獵詩賦

及游獵詩賦

書叙例終

刊誤本

景祐二年祕書丞余靖上言案顏師古叙例云班固漢書舊無注解准服虔應劭等各注音義自名其家至西晉晉灼集爲一部凡十四卷又頗以意增益時辯二學當否號曰漢書集注永嘉之亂此書不至江左有臣瓚者莫知氏族考其時代亦在晉初又總集諸家音義稍以已見續廁其末掎摭前說多引汲冢竹書凡二十四卷分爲兩帙凡稱集解音義即其書也蔡謨全取此書散入衆篇自是以來始有注本至唐太宗時皇太子承乾命顏師古更加刊整刪繁補

略或以已說儒者服其詳博遂成一家總先儒注解
名姓可見者三十五人而爵里年代史闕載者殆半
考其附著及舊說所承注釋源流名爵年次謹條件
以聞望行刊于本書之末庶令學者啓卷具知宋
諸家注釋名氏爵里已附
注于顏師古敘例之下

顏籀字師古雍州萬年人唐中書侍郎兼通直散騎常
侍祕書監弘文館學士封琅邪縣子

臣似宋朝太祖收諸偽國圖書實館閣或召京朝官校對
皆題名
卷末

文公祁所用諸本參校具列如左

本顏師古未

唐本張唐公家

江南本金坡遺事云太祖平江南賜

東原榮氏私記云江南本宣和間尚在御府故流
傳人閒初外氏先君丁希韓通籍睿思殿因見江
南本愛賞之無緣借出參校遂以薄紙分
手抄錄及歸各寫於家本幾年而後事

舍人院本江南本在舍人院

淳化本國朝會要曰淳化五年七月詔選官分校史

仁孫何校前後漢早遣內
侍裴愈資本就杭州鑄板

景德監本國朝會要曰咸平中真宗命刁衍晃迥與

年司其事景德二年七月衍晃迥等上言漢書歷代名
賢注釋至有章句不聞名氏交錯除無考據外博

訪書善德觀諸本校定凡三百四十
九卷正二千餘字錄為六卷以進

景祐刊誤本景祐元年九月秘書丞余靖上言國子

監多括衆本旁據他書列而辨之望行刊正詔送
翰林學士張觀等詳定聞奏又命國子監直講王
洙與靖偕赴崇文院讎對二年九月校書畢凡增
七百四十一字損二百一十二字改正一千三百
九字

三十字

我公本今不詳何人

燕國本

曹大家本

陽夏公本

一本

邦本

姚本

浙本

閩本

今本用宋景文公本校定外復將諸本參校具列如左

熙寧本熙寧二年參知政事趙抃進新校漢書
五十冊及陳繹所著是正文字十卷

卷子古本古字

史館本舊本

國子監本宣和六年本

陳和叔本熙寧中
所校

嘉靖二年刊

何鳳

邵文伯本用景文本校

謝元念本用景文本校

楊伯時本用謝本校

李彥中本用楊本校

張集賢本張瓌得唐世本校

王性之本用景德中監本校

趙德莊本用秘閣本校

沈公雅本用秘閣本校

王宣子本用秘閣本校

本注未入諸儒辯論具列如左

蕭該音義

司馬貞索隱

孫巨源經綸集

學官考異

章衡編年通載

楊侃兩漢博文

漢書刊誤

楚漢春秋

史義宗本

西京雜記

朱子文藝正

孔武仲筆記

三劉刊誤

紀年通譜

顏氏曰漢言舊文多有古字解說之後屢經遷
易後人習讀以意刊改傳寫既多彌更淺俗今
則曲覈古本歸其真正自顏氏之後又幾百年
向之古字日益改易書肆所刊祇今之世俗字
耳識者恨之今得宋景文六公所校善本雖黃所
加字一從古偏傍毫釐非不是正其所校本凡

十五家文有殊異皆兼存之疏於上方其間或
有名儒辯論亦附於是今一依是本謄寫故於
注釋之下凡景文所附者悉從附入以圈開之
使不與舊注相亂又自景文校本之外復得十
四家善本逐一讎對大抵皆祖景文之本然則
是書之刊亦可以謂之不苟矣伏幸詳鑒慶元
嗣歲端陽日建寧劉之同謹識

前漢書目錄

帝紀十二卷

第一卷

高祖 邦

第二卷

惠帝 盈

第三卷

高后 雉

第四卷

文帝 恒

嘉靖九年刊

第五卷

景帝 卷

第六卷

武帝 卷

第七卷

昭帝 弗陵

第八卷

宣帝 詢

第九卷

元帝 奭

第十卷

成帝 騫

第十一卷

哀帝 欣

第十二卷

平帝 衍

年表八卷

第一卷

異姓諸侯王表

第二卷

嘉靖九年刊

前漢目錄

何憲

諸侯王表

第三卷

王子侯表上

王子侯表下

第四卷

高惠高后孝文功臣表

第五卷

景武昭宣元成哀功臣表

第六卷

外戚恩澤侯表

第七卷

百官公卿表上

百官公卿表下

第八卷

古今人表

志十卷

第一卷

律曆志上

律曆志下

第二卷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

復

禮樂志

第三卷

刑法志

第四卷

食貨志上

食貨志下

第五卷

郊祀志上

郊祀志下

第六卷

天文志

第七卷

五行志七上

五行志七中之上

五行志七中之下

五行志七下之上

五行志七下之下

第八卷

地理志上

地理志下

第九卷

瀟湘志

第十卷

藝文志

列傳七十卷

第一卷

陳勝

項籍

第二卷

張耳

子敖

陳餘

第三卷

魏豹

田儵

韓王信

第四卷

韓信

彭越

英布

盧縮

吳芮

第五卷

荆王

賈

燕王

澤

吳王

濞

第六卷

皇極九年刊

列傳目錄

五

復

第七卷

楚元王 交

劉向 子歆

季布

藥布

田叔

第八卷

高五王

齊悼惠王 肥

趙隱王 如意

趙幽王 友

趙共王 恢

燕靈王 夷

第九卷

蕭何

曹參

第十卷

張良

陳平

王陵

周勃 子亞夫

第十一卷

樊噲

酈商

夏侯嬰

灌嬰

傅寬

靳歙

周縱

第十二卷

張蒼

周昌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

六

集

趙堯

任敖

申屠嘉

第十三卷

鄼食其

陸賈

朱建

婁敬

叔孫通

第十四卷

淮南厲王 長

衡山王 賜

濟北王 勃

第十五卷

蒯通

伍被

江充

息夫躬

第十六卷

石奮

衛綰

直不疑

周仁

張歐

第十七卷

又三王

梁孝王

代孝王

梁懷王

第十八卷

宣和八年刊

前漢書目錄

二

何鳳

賈誼

第十九卷

爰盎

鼂錯

第二十卷

張釋之

馮唐

汲黯

鄭當時

第二十一卷

賈山

鄒陽

枚乘

子臯

路溫舒

第二十二卷

竇嬰

田蚡

灌夫

韓安國

第二十三卷

景十三王

河間獻王 德

臨江哀王 闕

臨江閔王 榮

魯恭王 餘

江都易王 非

膠西于王 端

趙敬肅王 彭祖

中山靖王 勝

長沙定王 發

廣川惠王 越

膠東康王 寄

清河哀王 乘

常山憲王 舜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

何遜

第二十四卷

李廣 孫陵

蘇建 子武

第二十五卷

衛青

霍去病 李息 趙食其

公孫敖 郭昌

李沮 路博德

張次公 趙破奴

趙信

第二十六卷

董仲舒

第二十七卷

司馬相如上

司馬相如下

第二十八卷

公孫弘

卜式

兒寬

第二十九卷

張湯 子安世

安世子延壽

第三十卷

杜周 子延年

延年子緩

緩弟欽

第三十一卷

張騫

李廣利

第三十二卷

司馬遷

第二十三卷 志五子

戾太子 據

齊懷王 閔

燕刺王 旦

廣陵厲王 胥

昌邑哀王 萬

第二十四卷上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第二十四卷下

嚴安

終軍

王褒

賈捐之

第二十五卷

東方朔

第二十六卷

公孫賀 子敬聲

劉屈氂

車千秋

王訢

楊敞 子博

蔡義

陳萬年 子咸

鄭弘

第二十七卷

楊王孫

胡建

朱雲

梅福

云敞

第三十八卷

霍光

金日磾子安上

第三十九卷

趙充國

辛慶忌

第四十卷

傅介子

常惠

鄭吉

甘延壽

陳湯

段會宗

第四十一卷

雋不疑

䟽廣廣兄子受

于定國

薛廣德

平當

彭宣

第四十二卷

王吉子駿

孫崇貢禹

龔勝

龔舍傳云兩龔是也

鮑宣唐琳

薛訪

第四十三卷

韋賢子玄成

第四十四卷

魏相

丙吉

第四十五卷

韋弘

夏侯始昌

夏侯勝

京房

翼奉

李尋

第四十六卷

趙廣漢

尹翁歸

韓延壽

張敞

王尊

王章

第四十七卷

蓋寬饒

諸葛豐

劉輔

鄭崇

孫寶

毋將隆

何並

第四十八卷

蕭望之

子育

歲

由

第四十九卷

馮奉世

子野王

遂

立

第五十卷

宣元六王

淮陽憲王 欽

楚孝王

東平思王 宇

中山哀王 竟

定陶共王 康

中山孝王 興

第五十一卷

匡衡

張禹

孔光

馬宮

第五十二卷

王商

史丹

傅喜

第五十三卷

薛宣

朱博

第五十四卷

翟方進 子宣 議

第五十五卷

谷永

杜鄴

第五十六卷

何武

王嘉

師丹

第五十七卷

揚雄上

揚雄下

嘉靖九年刊

第五十八卷 儒林

丁寬

施讎

孟喜

梁丘賀

京房

費直

高相

伏生

歐陽生

林尊

夏侯勝

周堪

張山拊

孔安國

申公

王式

轅固

后蒼

韓嬰

趙子

毛公

孟卿

胡毋生

嚴彭祖

顏安樂

瑕丘江公

房鳳

第五十九卷 循吏

文翁

王成

黃霸

朱邑

龔遂

召信臣

第六十卷 節吏

鄧都

審成

周陽由

趙禹

義縱

王溫舒

尹齊

楊僕

咸宣

田廣明

田延年

嚴延年

尹賞

第六十一卷

貨殖

范蠡

子贛

白圭

猗頓

烏氏羸

巴寡婦清

蜀卓氏

程鄭

宛孔氏

丙氏

刁閒

師史

宣曲任氏

第六十二卷

游俠

朱家 楚田仲

劇孟

王孟

郭解

萬章

樓護

陳遵

原涉

第六十三卷

佞幸

三國志

卷之六

三

何

鄧通

趙談

韓嫣

李延年

石顯

淳于長

張放

董賢

第六十四卷

匈奴上

匈奴下

第六十五卷

西南夷

南粵王

閩粵王

朝鮮

第六十六卷

西域上

西域下

第六十七卷

外戚上

外戚下

第六十八卷

元后

第六十九卷

王莽上

王莽中

王莽下

第七十卷

叙傳上

叙傳下

西漢十一帝起高祖元年乙未盡王莽地

皇四年癸未合二百二十九年

十二帝統一十三卷

八表八卷

十志一十八卷

七十列傳七十九卷

前漢書目錄終

高帝紀第一上

前漢書一

漢 蘭

臺

令

史

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大明南京國子監祭酒臣張邦奇司業臣江汝璧奉

旨校刊

師古曰紀理也統理衆事而繫之於年月者也

高祖荀悅曰諱邦字季邦之字曰國張晏曰禮蓋法無

古曰邦之字曰國者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

臣下所避以相代也沛豐邑中陽里人也應劭曰沛縣

孟康曰後河為郡而豐為縣師古曰沛者本秦泗水郡

以說之也此下言縣鄉邑告喻之故知邑繫於縣也

○劉放曰沛謂沛豐郡縣名史官用漢亭記錄耳

嘉靖九年刊

劉氏師古曰本出劉累而范氏母媪文穎曰幽州及漢
 孟康曰媪母別名音鳥老反師古曰媪女老稱也孟音
 是矣史家不詳著高祖母之姓氏無得記之故取當時
 相呼稱號而言也其下王媪之屬意義皆同至如皇甫
 謚等妄引識記好奇騁博強為高祖父母名字皆非正
 史所詳載蓋無取焉寧有劉媪本姓實存史遷
 肯不詳載即理而言斷可知矣他皆類此
 之陂師古曰蓄水曰陂蓋於澤陂隄塘反
 會也不期是時雷電晦冥
 而會曰遇是時雷電晦冥
 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娠
 孟康曰娠音身漢史身多作娠古今字也師古曰孟說
 是也漢書皆以娠為任身字邑姜方震自為震動之字
 不作遂產高祖高祖為人隆準而龍顏
 娠類權準也顏頡頏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
 準類權準也顏頡頏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

目長準李說文音是也師古曰類權準
 字豈當借準為之服音應說皆失之
 須在類曰髯
 髯音人占反
 左股有七十二黑子
 師古曰今中國通呼
 誌誌者記也○宋祁曰注文景德本壓下
 有黑字余靖等刊誤以史記注為據刪去
 寬仁愛入意
 豁如也師古曰豁然開大
 常有大度不事家人生產作
 業及壯試吏
 用補吏試為泗上亭長
 師古曰秦法十里
 之吏也亭謂停留
 廷中吏無所不狎侮
 師古曰廷中郡
 行旅宿食之館
 定他皆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俗謂老武姓也
 類此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負貫酒
 阿負師古曰劉向列女傳云魏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
 之母也此則古語謂老母為負耳王媪王家之媪也武
 負武家之母也貫賂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
 讀武家之母也貫賂也李登呂忱並音式制反而今之
 說非謂與射同乃引地名射自是假借亦猶銅陽音紉蓮勺
 音酌當時所呼別有義豈得即定其字以為正音乎
 嘉靖九年刊
 前美已二一

時飲醉卧武負王媪見其上常有怪高祖每酷留飲酒

饑數倍宋如淳曰饑亦焦也及見怪歲竟此兩家常折

券棄責師古曰以簡牘為契券既不高祖常察咸陽

日繇者役也文穎曰咸陽今渭北渭城是也師古曰縱

咸陽秦所都繇讀曰佺古通用字劉攽曰當作嘗縱

觀秦皇帝師古曰縱觀音工嘆反喟然太息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矣師古曰喟歎息貌大息言單父人呂

公孟康曰單音善父音甫師善沛令辟仇從之客因家

焉師古曰與沛令相善因辟仇沛中豪傑吏聞

令有重客皆往賀師古曰以禮蕭何為主吏孟康曰主

主進文穎曰主賦欽禮進為之財也字本作費又作禮

其進雖有別解然而所賭者通今諸大夫曰進不滿

坐之堂下師古曰令號今也大高祖為亭長素易諸吏

也師古曰素故也謂舊時乃給為謁曰賀錢萬應劭曰給

也蓋當時自陳姓名并列贊錢數耳給音徒在反實不

持一錢謁入呂公大驚起迎之門師古曰以其錢呂公

者好相人見高祖狀貌因重敬之引入坐上坐師古曰

處也今於尊處坐上坐蕭何曰劉季固多大言少成事

高祖因狎侮諸客遂坐上坐無所誑也師古曰誑曲酒

闌文穎曰闌言希也讀欽呂公因目固留高祖師古曰

嘉靖九年刊

行莫二

三

亥

坐者顯言故竟酒後呂公曰臣少好相人張晏曰古人
動曰而留之稱三自下之道也若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
今人相與言自稱僕也臣有息女願為箕帚妾師古曰息生也酒罷呂媼怒呂
公曰公始常欲奇此女與貴人師古曰奇異也謂顯而
子文曰欲守宜在女字之下當曰公沛令善公求之不
始常奇此女欲與貴人於文為順與何自妄許與聖季呂公曰此非兒女所知卒與高
祖師古曰呂公女即呂后也生孝惠帝魯元公主服虔
長也食邑於魯韋昭曰元蓋也師古曰公主惠帝之姊
也以其最長故號曰元呂后謂高帝曰張王以魯元故
不宜有謀齊悼惠王尊魯元公主為太后當特並已謂
之元不得為益也韋說失之劉放曰予謂顏舉呂后
言以明元非益未必然也中八家記事或有如此語言謚
者貫高欲謀叛與張敖言謂而為高祖公羊公子輩與相

公言吾為子白高祖嘗告歸之田服虔曰告音如嗥呼
隱矣皆此類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
漢律吏二千石有予告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
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二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
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
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予物皆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
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為嗥舉二音並無
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氏傳曰韓獻子告呂后與
老禮記曰若不得諫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兩子居田中有一老父過請飲呂后因鋪之師古曰鋪
原曰鋪其糟是也以食食人亦謂之鋪國語曰國中童
子無不鋪也呂氏春秋曰下盡殮以鋪之是也父本請
飲后因食之故言老父相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也令相
鋪也鋪音必胡反兩子見孝惠帝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師古曰言
故大相魯元公主亦皆見老父已去高祖適從旁舍乘
貴

呂后具言客有過相我子母皆大貴高祖問曰未遠乃

追及問老父老父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并得君之

貴相也以或作似師古曰如說非也言夫人及兒君相

子以君之故因得貴耳不當作似也齊讀曰審君相

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不敢忘德師古曰及

高祖貴遂不知老父處高祖為亭長乃呂竹皮為冠令

求盜之薛治應劭曰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鵲尾冠是也

開閉掃除一為求盜者亭卒舊時亭有兩卒一為亭父掌

師故往治之文穎曰高祖居貧志大取其約省與衆有

異韋昭曰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

古曰之往也竹皮竹筠也今南夷取竹幼時績以為帳師

也今人亦往往為筭皮巾古之遺制時時冠之師古曰愛

也韋說失之古以字籜音託時時冠之師古曰愛

息之暇及貴常冠所制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

則冠之暇及貴常冠所制氏冠也師古曰後遂號為劉

得冠曰爵非公乘以上此冠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應

日秦始皇葬於驪山故郡國送徒士往作徒多道亡自

度比至皆亡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此到豐西澤中亭

止飲師古曰豐邑之西其夜皆解縱所送徒師古曰曰

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師古曰徒中壯士願從者十

餘人高祖被酒師古曰被加也夜徑澤中師古曰徑

小道也言從小道而行於澤中一人行前行也音胡更

中過故其下曰有大蛇當徑令一人行前行也音胡更

反行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

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為兩道開行數里醉因卧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

劉放曰行前
但謂最前行
耳

嘉靖九年刊

前漢紀上

上

何

宋祁曰管里
義音丁浪
反

吾子人曰嫪子何為見殺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為蛇

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應劭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

時櫟陽雨金以為瑞又作畦時祠白帝少昊金故哭人

德也赤帝堯後謂漢也殺之者明漢當滅秦也

乃以嫪為不誠師古曰謂欲苦之蘇林曰欲困苦辱之

作答答擊也嫪因忽不見師古曰見音胡後人至高祖

覺師古曰覺謂寢寐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應劭

也諸從者日益畏之秦始皇帝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

是東游以馱當之師古曰馱塞高祖隱於芒碭山澤間

應劭曰芒屬沛國碭屬梁國二縣之界有山澤之固故

隱其間蘇林曰芒音仁遠之注釋之人據見呂后與久

在所屬非必本當時稱號境

俱求常得之高祖怪問之呂后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

故從往常得季師古曰言隨雲氣高祖又喜沛中子弟

或聞之多欲附者矣

秦二世元年應劭曰始皇欲以一至萬示秋七月陳涉

起蘇林曰斬音機至陳自立以為楚王李奇曰秦滅楚

因民之欲自稱遣武臣張耳陳餘略趙地師古曰凡言

楚王從民望也行而取之八月武臣自立為趙王郡縣多殺長吏以應

用功力少涉九月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師古曰

掾蕭何君為秦吏今欲背之帥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忍

為主吏諸在外者師古曰時苦秦虐政賦可得數百人因以

嘉靖九年刊

城上當作上城
宋祁曰景德
監本作城上

劫眾師古曰劫謂威脅之眾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師古曰噲音快乃曰高祖師古曰

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於是樊噲從高祖來沛令後悔

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師古曰城守者守其城也守音狩他皆類此欲誅蕭

曹蕭曹恐踰城保高祖師古曰保安也高祖乃書帛射

城上與沛父老曰天下同苦秦父矣今父老雖為沛令

守諸侯並起今屠沛師古曰屠謂破取城邑沛今共誅

令擇可立之之以應諸侯即室家完師古曰完全也不然父子

俱屠無為也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開城門迎高祖

欲以為沛令高祖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師古曰今置

將不善一敗塗地師古曰一見破敗吾非敢自愛恐能

劉劭曰能雖歎
名安知非此歎
有能故以名之

薄師古曰能謂材也能上今獸名形似鹿為不能

完父子兄弟師古曰鄉巴之人老及長者父兄之此大

事願更擇可者蕭曹等皆文吏自愛恐事不就師古曰

後秦種族其家師古曰誅盡讓高祖請父老皆曰平生

所聞劉季奇怪當貴且卜筮之莫如劉季最吉高祖數

讓眾莫肯為師古曰數音所高祖乃立為沛公孟康曰

稱王其縣宰為公陳涉為楚王祠黃帝祭豈无於沛廷

沛公起應涉故從楚制稱曰公祠黃帝祭豈无於沛廷

應劭曰黃帝戰於阪泉以定天下蚩尤亦古天子好五

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臣瓚曰孔子三朝託云蚩尤庶

人之貪者非天子也管仲曰割廬山發而出水金從之

禮出用兵蓋而非三朝託也其而豐鼓應牲以血塗鼓

嘉靖九年刊

朱子文曰於文為
繫自由所殺蛇
以下宜去十字
却添四字當曰
旗幟皆赤符
姬所言赤帝子
故也義自顯然
何必更述斬蛇
一事

曹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得三千人是月項梁與兄子
羽起吳田儋與從弟榮橫起齊服虔曰儋音負擔之自
之為齊王韓廣自立為燕王魏咎自立為魏王陳涉之
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應劭曰章字文陳人也戲弘農湖
在新豐東南三十里師古曰戲在新豐東今有戲水驛
其水本出藍田北界橫領至此而北流入渭孟蘇說是
東越鄭及華陰數百里然始至湖秦將章邯距破之
西界應說大失之矣戲音許宜反

周木德今注
作火德誤矣

秦二年十月文穎曰十月秦正月始皇即位周火德以
德之瑞於昇更名河為德水十月為正沛公攻胡陵月謂建亥之月水得位故以為歲首
和元年改為胡陸方與鄭氏曰音房還守豐秦泗川監
平將兵圍豐文穎曰泗川今沛郡也高祖更名沛秦時
川郡川字或為御史監郡若今刺史平其名也師古曰泗
水其實一也二日出與戰破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
沛公引兵之薛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如淳曰秦并天
置守尉監此泗川有走至咸鄭氏曰音憂咸之咸如淳
監有守壯其名也如本字也讀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司馬之名
亢父音甫屬任城至方與趙王武臣為其將所
獲焉得

劉攽曰得得而
殺之漢書多以
獲焉得

嘉靖八年刊

殺十二月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魏人周市略地

豐沛使人謂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文穎曰晉大夫畢萬

是也其後為秦所逼徙都今魏郡魏縣是也至文侯孫

惠王畏秦徙都大梁今浚儀縣大梁亭是也故世或

言魏惠王或言梁惠王至孫假為秦所滅壽東徙於豐

故曰豐故梁徙也臣瓌曰史記及世本畢萬居魏昭子

徙安邑文侯亦居之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

遷于大梁師古曰魏不常都於魏郡魏縣瓌說是也其

他即如文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齒今不魏魏以齒為

氏之釋侯守豐師古曰封為不下且屠豐雍齒雅不欲屬沛公

蘇林曰及魏招之即反為魏守豐師古曰為沛公攻豐

雅素也不能取沛公還之沛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正月張耳

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鄭氏曰歇音過絕之渴蘇林曰

音毒歇師古曰依木字以音

借音東陽心毋君秦嘉山景駒為楚士文穎曰秦嘉東

君景駒楚族景小氏駒名也晉灼曰東陽縣也臣瓌曰陳

勝傳云凌人秦嘉然即嘉非東陽人嘉初起於楚號大

司馬又不為甯縣君東陽甯君自人秦嘉又一人師

古曰東陽甯君及秦嘉二人是也東陽者為其所屬縣

名甯君者姓在田留縣名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遂與

甯時號為君俱見景駒請以攻豐時章邯從陳別將涉將也涉在

劉攽曰予謂別將
字當屬下句讀
之言章邯身
從陳而別將定
楚耳

朱子文曰當去下
沛公二字
宋祁曰史記徐廣
注云歇音烏轄及

秦書卷之九

卷之九

九

名還擊豐不下四月項梁擊殺景駒秦嘉止薛沛公姓

見之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蘇林曰五

豐名以五六夫沛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奔魏五月

項羽拔襄城還項梁盡召別將師古曰別將謂小六月

沛公如薛師古曰如往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

懷王應劭曰六國為秦所并楚最無罪為百姓所思章

邯破殺魏王咎齊王田儋於臨濟師古曰破其身七月大

霖雨師古曰雨三日沛公攻亢父章邯圍田榮於東阿沛

公與項梁共救田榮大破章邯東阿田榮歸沛公項羽

追北師古曰北陰幽之處故謂退敗奔走者為北老走也

書曰糾為朝歌北鄙之音朝歌者不時北者敗也鄙者

陋也是知北即訓乖訓敗無至城陽攻屠其城軍濮陽

勞借音韋昭之徒並為妄矣

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李奇曰振整也如淳

振迅而起晉灼曰左氏守濮陽環水文穎曰決水以自

云振廢滯如說是也沛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

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定陶未下沛公與項羽西略地

至雍立與秦宣戰大敗之斬三川守李由應劭曰三川

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再破秦

軍有驕色宋義諫不聽秦益章邯兵九月章邯夜銜枚

擊項梁定陶師古曰銜枚者止言語今敵人不

知真來也周官有銜枚氏故狀如箸橫

何

嘉靖九年刊

劉敬曰予謂顏說
後九月亦為未
秦和置曆有閏何
故皆以為九月
蓋司馬氏為史既
以秦正月稱十月
遂以閏月得謂
之後九月是司
馬氏如此叙之非
秦法也

之體繫於項禮者終廢也秦統也蓋大破之殺項梁時
為楚經二項禮也蓋音獲黎音讀
連南自七月至九月沛公項羽方攻秦留置梁死士卒
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從懷王自舒台都彭城
日音响治舒台呂臣軍彭城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日音响治舒台呂臣軍彭城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
陽魏咎勇豹自立為魏王後九月
之後九月如厚日因秦以十月為歲首至九月則歲
終後九月即閏月師古曰文說非也其以律歷廢不知
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月也蓋秦之歷法應
置國者為致之於歲末觀其此意當不左傳所謂歸餘
於終耳何以明之據漢書表及史記世家未改秦歷之懷
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是知以然非歷廢也懷
王并口曰項羽軍自將之以沛公為陽郡長蘇林曰長
章昭曰秦名曰封武安侯將陽郡兵以羽為魯公封長

安侯呂臣為司徒其父呂青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
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臣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
其餘國稱相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也師古
曰贊說章邯已破項梁以燕地兵不足憂乃渡河北
擊趙王歇大破之歇保鉅鹿城秦將王離圍之趙數請
救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項羽為次將范增為參將北
救趙初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師古曰約
與也自由谷關當是時秦兵還常乘勝逐北諸將莫利
先入關師古曰不以入關獨羽怨秦破項梁會勢日憤
也與沛公西入關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懷悍
禍賊秦賊也師古曰懷悍也得音類抄反又匹抄反得音類且反嘗攻

秦紀九
卷九
三

襄城襄城無唯類如壽曰音作笑反無復有活而唯

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多所攻取也每古曰楚者

總言是兵陳前陳王項梁皆敗師古曰前陳王陳涉也

非謂涉為前陳王也安有後陳王乎不如更遺長者

扶義而西扶字或作救亦倚任之意告諭秦父兄秦

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秦宜可下項羽

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卒不許羽而遣沛公西收

陳王項梁散卒乃道碭孟康曰至陽城與杠里孟康曰

也師古曰攻秦軍破其二軍

秦三年十月齊將田都畔田榮將兵助項羽擊沛公

攻破東郡尉於成武孟康曰尉郡都尉也古曰本郡

十一月項羽殺宋義并其兵渡河自立為上將軍諸將

黥布等皆屬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韋昭曰栗沛遇剛

武侯應劭曰楚懷王將也功臣表棘蒲剛侯陳武武一

也例未有稱諡者師古曰史失其名姓唯識其爵號不

知誰也不當改剛武侯為剛侯武應奪其軍四千餘人

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之故齊王建孫

田安師古曰建齊襄王子也立四十四年為秦兵下濟

北從項羽救趙羽大破秦軍鉅鹿下虜王離走章邯師

破而走二月沛公從碭北攻昌邑遇彭越越助攻昌

嘉靖九年刊

朱子文曰吾視沛
公大度乃求見沛
公方踞床使西女
子洗乃求見下亦
多沛公二字
洗史記紀傳皆
作洗足二字通
鑑亦同唯碧岩
作洗脚

宋祁曰一作過
而西陽夏公謂
唯作而故師古
詳叙之

邑未下沛公西過高陽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國臣

食其為里監門服虔曰音歷異墓蘇曰諸將過此者多

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

師古曰踞反企也洗洗足也踞音據洗音先與反酈生不拜長揖曰師古曰長

極下而足下必欲誅無道秦不宜踞見長者於是沛公起

擗衣謝之延上坐食其說沛公襲陳留臣瓚曰輕行沛

公以為廣野君以其弟商為將將陳留兵三月攻開封

未拔師古曰開封西與秦將楊能會戰白馬師古曰白

屬東又戰曲遇東文穎曰地名也蘇林曰曲音麟大破

之楊能走之熒陽師古曰二世使使斬之以徇師古曰

也司馬去曰斬以徇言使四月南攻潁川屠之因張良

遂略韓地文穎曰河南新鄭南到潁川南北時趙別將

司馬卬師古曰卬方欲渡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孟

曰縣名也屬河南陰絕河津南戰雒陽東軍不利從轅轅

臣瓚曰險道名也在緱氏東南師古曰直渡曰絕轅音環至陽城收軍中馬騎六月

與南陽守齧戰雙東師古曰雙縣名也大破之略南

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死師古曰宛南陽之沛公引兵

過宛西師古曰未拔宛城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

秦兵尚衆距險而自固以距敵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

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

嘉靖九年刊

三

實

楚漢春秋曰
上南攻死匿
旗旌人街枚馬
東古鷄未鳴
已圍死三匝

朱子文曰陳恢說
沛公之辭不遺百
餘字凡稱足下者
八其七皆不可去
唯今足下留守死
可以削之宜曰臣
聞足下約先入咸
陽者王之今留守
死方簡而勢頌

劉頌曰荆郢之郡
師古於高紀則從
蘇音讀如音特
益及於吳音傳則
音即益及於吳音
傳則音直益及於
不同何也及於蘇
傳則音歷不曉
所以

幟遲明圍宛城二十服虔曰欲天明也文穎曰遲未

日文說是也師古曰文音二家得其大意耳此言圍城

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故曰遲明變為去聲音文二

反漢書諸言遲某事者義皆類此史南陽守欲自剄

記遲字作遲亦徐緩之意也音黎文穎曰主廐內小吏官

曰剄音姑鼎反其舍人陳恢曰名也蘇林曰蘭相如為

以刀割頸為剄左右之通稱也後遂以為司屬官號恢音口回反死

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

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為降

必死故皆堅守乘城師古曰乘登也謂上城而守今足

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足

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疆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

降師古曰共為要封其守因使止守師古曰封其郡守

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

足下通行無所累師古曰累沛公曰善七月南陽守蒯

降封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

武侯鯁襄侯王陵降蘇林曰鯁音魚鯁之鯁晉灼曰功

韋昭曰漢封王陵為安國侯初起兵時在南陽南陽有

穰縣疑襄當為穰而無禾字省耳臣瓚曰時韓成封穰

侯江夏有襄是陵所封也師古曰成鯁初從即為郎以

都尉守蘄城非王丹水乃降也此自一人耳不知其姓

王陵亦非六國侯者晉說非也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

章氏改襄為讓者蓋不穿鑿也吳與偕攻析

梅銜蘇林曰初為番今故號曰番君銜音乎玄反與偕攻析

麗蘇林曰麗音頭之適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析

嘉靖九年六月

何

宋祁曰按曰作切句
及刊誤案經費叔
文改夕為向

采祁曰瑕丘申
陽觀羽封諸王
處例不稱其鄉
里似文類誤勝

縣也皆降所過毋得函音力向反也音與無同他皆類此音力向反秦民喜遺魏人審言音與無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

謂略奪也音力向反秦民喜遺魏人審言音與無同使秦是月章邯舉軍降

項羽羽以為雍王瑕丘申陽下河南申姓陽名也文穎

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

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

者耳何云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

姓瑕丘平八月沛公攻武關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

七十入秦秦相趙高恐乃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

中師古曰自與沛公沛公不許九月趙高立二世兄子

子嬰為秦王子嬰誅滅趙高遣將將兵距嶢關嶢音堯

嶢山之關李奇曰在上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

洛北藍田南武關之西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

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師古曰益

今敵疑有多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略以利師古曰

改變為徒濫反今言以利誘之取食今其喻食音則秦

將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

士卒不從不如因其怠懈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踰費

山鄭氏曰費音價蘇林曰費音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

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

元年冬十月如淳曰張倉傳云以高祖十月五星聚于

東井應劭曰東井秦之分野五星所在其下沛公至霸

上應劭曰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曰茲水秦穆

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以組應劭曰子嬰不敢襲帝

劉敞曰五星之氣
常不能遠日此十月
若用夏正則日已在
大火矣水安得五星
星俱在東井蓋五
井高帝乃以五月
入秦也時人欲見漢
德應天命故合而
言之史承命言不致
不檢史記是年甲午
歲在鶉首七月日
在鶉火則水從巽
星無疑也

嘉靖九年刊

前漢紀上

五

四

長人之服組者天子鼓也係要者言欲自殺封皇帝爾

也師古曰此組謂綬也所以帶也左傳襄公在楚季

符節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秦漢尊者以為信

羣下乃避之師古曰符謂諸所合符以為契者也節以

毛為之上下相重象竹節因以為名將命者持之以

信降松道旁蘇林曰亭名也在長安東十三里師古諸

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懷王遺我固以能寬容且人

已服略殺之不祥乃以屬吏也音之欲反遂西入咸陽

欲止宮休舍息師古曰舍息也於殿中休樊噲張良諫乃

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還軍霸上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

籍文書十一月召諸縣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父矣師

曰苛細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

也音何誹謗者族耦語者棄市應劭曰秦法禁民聚語

刑人於市與而不棄之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

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

服虔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

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言抵罪未知抵何罪也師古曰

抵至也當也服虔李二說意並得之自外餘悉除去秦法

吏民皆按堵如故師古曰言不遷動也堵音覩凡吾所

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且吾所以軍霸上

待諸侯至而定要東耳師古曰要亦約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

鄉邑告諭之師古曰軍中遣人與秦吏相論也秦民大喜爭

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沛公讓不受曰倉粟多不欲費

民民又益喜唯恐沛公不為秦王或說沛公曰秦富十

倍

困學紀聞王云
父老約為
下云法三章耳
注唐高祖入京
師約法十二條
蓋做此語要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卷一

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

宋祁曰南本無字陽夏公去按前章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含有字政以下文諸侯罷下故於此誤行此戲水召下文註戲極也

劉放曰管仲自字仲父耳垂父亦申音也言敬之深父是妄說

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

朱子文曰夜馳見張良向中宜去張字考項羽傳中語意同亦無張字

倍天下地形疆今聞章部降項羽羽號曰雍王王關中

即來沛公恐不得有此可急使守率谷關文穎曰是時關在弘農縣

衡嶺今移在河南穀城縣師古曰今桃林縣南有洪

溜澗水即古所謂函谷也其水北流入河夾河之岸尚

有舊關遺跡焉毋內諸侯軍稍徵關中兵以自益距之

沛公然其計從之十二月項羽果誦諸侯兵欲西入關

關門聞沛公已定關中羽大怒使黥布等攻破函谷

關遂至戲下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欲攻沛公使

人言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未有封爵之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所以不攻無道也今沛公先破秦入秦還軍霸上以待將軍而未有封爵之勞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

山東時貪財好色今聞其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

幸此其志不小吾使人望其氣也龍成五色此天不

氣急擊之勿失於是饗十日日合戰師古曰饗謂飲食也日明日也

是時羽兵四十萬號百萬沛公兵十萬號二十萬師古曰兵

家之法不言力不敵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師古曰

實數皆增之

曰伯者其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欲與俱去毋特俱死

字也名纏

文穎曰特獨也無為獨與沛公俱死蘇林曰特良曰臣

但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但空也空死而無成名

為韓王送沛公不可不告亡去不義乃與項伯俱見沛

公沛公與伯約為婚姻曰吾入關秋豪無所敢取文穎曰

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豪成籍吏民封府庫待

將軍以待將軍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將軍以待將軍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將軍以待將軍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將軍以待將軍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豈敢反邪願伯明言不敢背德項伯許諾即夜復去我

沛公曰臣死且不避早自來謝項伯還具以沛公言告

羽因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兵公巨能入乎服虔曰巨音渠猶未應得

入也師古曰服說非也且人有大功擊之不祥不如因

善之羽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

七里舊大道謝曰臣與將軍戮力攻秦師古曰戮力并力也音力竹反

又力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先入關能破秦與

將軍復相見師古曰意不今者有小人言令將軍與臣

有隙師古曰隙謂閒言乖離不合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

不然籍何以至此羽因留沛公飲范增數目羽擊沛公

師古曰論之羽不應范增起出謂項莊曰君王為人不忍

項羽從弟汝入以劍舞因擊沛公殺之不者汝屬且為

所虜莊入為壽師古曰凡言為壽謂進爵壽畢曰軍中

無以為樂請以劍舞因拔劍舞項伯亦起舞常以身翼

蔽沛公樊噲聞事急直入怒甚羽壯之賜以酒噲因譙

讓羽師古曰譙讓以言相責也音才笑石有頃沛公起如廁招樊噲出

置車言畢師古曰置車言畢不以自隨獨騎與樊噲斬彊秦公紀成步

從間道走軍音灼曰紀成紀通父也服虔曰走音奏師

趣向也服音是矣凡復張良留謝羽羽問沛公安在師

此之類音義皆同師古曰善脫身去也他皆類此

嘉靖九年刊

一頁三

一

雙

前至軍師古曰說免也不敢議辭苟自元故使臣獻璧

羽受之又獻玉斗范增怒撞其斗起曰吾屬今為沛

公虞矣師古曰撞沛公歸數日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

降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無不殘滅秦民大失望羽使

入還報懷王懷王曰如約師古曰謂令羽怨懷王不肯

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乃曰懷王者

吾家所立耳非有功伐何以得專主約師古曰積功曰

日大夫本定天下諸將與籍也春正月如淳曰以十月

更為三時之月服虔曰漢正月也師占曰凡此諸月號

皆太初正歷之後記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

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真陽尊懷王為義帝

實不用其命一月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文穎曰史記

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

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羽欲都彭城故自稱

西楚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王梁楚地九郡都

東楚彭城為西楚師古曰孟說是也

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

南鄭師古曰師今之三分關中以秦三將章邯為雍王

都廢丘孟康曰縣名今槐里是章昭曰即周時司馬欣

為塞王韋昭曰在長安東名桃林塞師古曰取河都標

陽蘇林曰標音藥師古曰董翳為翟王文穎曰本上郡

嘉靖九年刊

九

君英布為九江王都六師古曰六者縣名懷王柱國共

敖為臨江王應劭曰柱國上卿官也若相國矣共敖其

曰共都江陵師古曰即今之番君吳芮為衡山王都邾

文音翼都師古曰即今之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濰北王徙魏王豹

為西魏王都平陽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為

燕王鄭氏曰荼音茶毒之荼如淳曰古音大胡反都師古曰燕

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為齊王都臨菑師古曰

曰今在徙趙王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為常山王漢王怨

羽之背約欲攻之丞相蕭何諫乃止服虔曰稱丞相夏

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師古曰戲謂軍之旌麾也音

從項羽入關者名帥其軍聽命於羽今既受封爵各使

就國故總言罷戲下也一說云時從項羽在戲水上

故言罷戲下此說非也項羽見高祖於鴻門已過戲矣

又入秦燒秦宮室不復在戲也漢書通以戲為麾字義

見竇田羽使卒二萬人從漢王楚子諸侯人之慕從者

數萬人文穎曰楚子猶言楚人從杜南入蝕中李奇曰

在杜南如淳曰蝕師古曰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

入漢中道川谷名師古曰張良辭歸韓漢王送至褒中師古曰

州之褒縣也舊曰褒中言居褒師古曰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

谷之中師古曰因說漢王燒絕棧道師古曰

日接即關道也師古曰以備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如淳曰

嘉靖九年刊

前漢紀上

三

編

劉攽曰予謂王作如字何害

宋祁曰雍兵敗曰本作雁列兵敗

去蕭何追還之因薦於漢王曰必欲兼天下非信無可

與計事者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師古曰齊讀曰齊祭壇而高曰壇除地為

場音信為大將軍問以計策信對曰項羽背約而王君

王於南鄭師古曰二王音于放反劉是遷也如淳曰罪遷徙之吏卒皆山東之人日夜企而望歸師古曰企

身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

可復用師古曰寧安也各安其處不如決策東向因陳羽可圖師古

謂謀而三秦易叛之計應劭曰章邯為雍王司馬欣為

日三漢王大說師古曰悅遂聽信策師古曰諸將分部而

留蕭何收巴蜀租給軍餉師古曰五月漢王引兵從故道

名孟康曰出襲雍雍王邯迎擊漢陳倉雍兵敗還走

好時孟康曰時音止神靈之所止也好時縣名屬右扶風師古曰即今雍州好時縣宋祁曰雍兵敗舊

本作雍又大敗走廢丘漢王遂定雍地東如咸陽引兵

圍雍王廢丘而遣諸將略地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

東而立田都為齊王大怒以齊兵迎擊田都都走降楚

六月田榮殺田市自立為齊王時彭越在鉅野師古曰鉅野澤

名因以為縣今屬鄆州衆萬餘人無所屬榮與越將軍印因令反

梁地越擊殺濟北王安榮遂并二齊之地服虔曰齊與

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秋八月臧荼殺韓廣并其地

塞王欣翟王翳皆降漢初項梁上韓後公子成為韓王

張良為韓司徒羽以良從漢王韓王成又無功故不遣
 就國與俱至彭城殺之及聞漢王并關中而齊梁畔之
 羽大怒乃以故吳令鄒昌為韓王距漢令蕭公角擊彭
 越蘇林曰蕭公官號也孟康曰蕭令越敗角兵時張良
 徇韓地蘇林曰徇音巡撫其民人也孟康曰遺羽書曰
 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羽以故無西意而北
 擊齊九月漢王遣將軍薛歐師古曰歐音王吸師古曰吸音
 因王陵兵如淳曰王陵亦聚從南陽近太公呂后於
 沛羽聞之發兵距之陽夏鄭氏曰音假借之假師不得
 前

二年冬十月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林縣名屬桂
 陽如淳曰林音糾師古曰說者或以為史記本紀及漢
 注云衡山臨江王殺之中謂漢書言黥布殺之為錯
 然今據史記黥布傳四月陰令九江王等行擊義帝其
 八月布使將追殺之又與漢書項羽英布傳相合是
 則衡山臨江與布同受羽命而殺之者布陳餘亦怨羽
 也非班氏之錯柳絲二字並音丑林反陳餘亦怨羽
 獨不王已從田榮藉助兵師古曰以擊常山王張耳耳
 敗走降漢漢王厚遇之陳餘迎代王歇還趙歇立餘為
 代王張良自韓間行歸漢漢王以為成信侯漢王如陝
 師古曰陝今陝州也撫慰也河南王
 申陽降置河南郡使韓太尉韓信擊韓韓王鄭昌降十
 一月立韓太尉信為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使諸將略

嘉慶元年刊

前漢紀一

三

鳳

地拔隴西以萬人若一部降者封萬戶師古曰若者豫

人或以一部降者皆封萬戶繕治河上塞築河上塞師古曰繕補也

○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故秦苑園園池今民得田

此河靈夏州地也秦時繕治苑園池今民得田

之師古曰養鳥獸曰苑苑有垣曰園所春正月羽擊田

榮城陽榮敗走平原平原民殺之齊皆降楚焚其城

郭齊人復昧之諸將拔北地虜維王第章平赦罪人二

月癸未令民除秦社稷漢社稷苑思德賜民爵臣贊

者祿位民賜爵有罪得以減也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師古曰復者除其賦役也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舉民年

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一老鄉一人擇

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

戍師古曰繇讀曰徭○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一亭以

十月賜酒肉二日漢王自臨晉渡河師古曰舊縣名其地居河之西濱

臨晉境本列國時秦所名也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

虜敗王卬置河內郡至脩武陳平亡楚來降漢王與諸

說之師古曰說讀曰悅使參乘監諸將南渡平陰津蘇林曰至

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

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蘇林曰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

乃可服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殺義

楚臣春秋云董
公八十二遂封
為成侯

嘉靖九年刊

行集卷之二

二三

者其例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李奇曰彼皆同能以勇服彼有義我不能以力服文穎曰以用也已有仁天下歸之不用勇而天下自服已有義天下奉之不用力而天下自定師古曰為義帝

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勇力文說是也

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師古曰為並音于偽反

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二王之舉也師古曰三王夏殷周也言以德義取

天下則可比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

帝發喪袒而大哭如淳曰袒亦如禮袒踊也師古哀臨

二百師古曰衆哭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此

面事之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

喪兵皆縞素師古曰縞白素也音工老反悉發關中兵收三河上

東河南河也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師古曰漢名王

曰服說非也當時漢未有此稱號自言擊楚之殺義帝

者夏四月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立榮子廣為齊王羽

雖聞漢東既擊齊欲遂破之而後擊漢漢王以故得劫

五諸侯兵應劭曰雍霍塞於韓也如淳曰塞霍魏殷河

曰諸侯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

即止不敢復東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謂漢東之時漢固

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華魏殷也此年十

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三齊昌降三月魏

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故知請此為五諸侯

時韓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秦國與大臣歸

漢則亦有士卒也又叔孫通傳云二年漢王從五諸侯

入彭越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幸五諸侯之數也

尋此紀文昭然可曉前賢注釋並失指趣也到後日張

耳奉頭風囊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餘

嘉靖九年刊

傳東伐楚到外黃彭越將二萬人嚴漢漢三拜越為魏

相國今定梁地漢王遂入彭城收羽美人貨器置酒高

會原度曰大會也羽聞之令其將擊魯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

魯出胡陵至蕭晨擊漢軍大戰彭城靈壁東五原曰故

城睢水上師古曰睢音雖大破漢軍多殺士卒睢水為之不流

多填於睢水師古曰圍漢軍二百大風從西北起折木發屋

揚砂石書晦師古曰楚軍大亂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

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漢王道逢孝

惠魯元載行楚騎追漢王急推墮二子滕公下收

載遂得脫鄭氏曰滕公夏侯嬰也師古曰脫音他活反

漢王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况下文也

也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逢孝東魯元載行為

也時趙食其讀皆與酈食其同音異基而近代學者酈則

羽常置軍中以為質諸侯見漢敗皆亡去塞王欣翟王

翳降楚殷王卬死呂后兄周呂侯蘇林曰以姓名侯也

今武侯澤也呂縣名封於呂以為國師古曰將兵居下

邑師古曰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漢王西過梁地

至虞師古曰即今謂謂者隨何曰公能說九江王布使

嬰兵畔楚項王必留擊之得留數月五最天下必矣隨

何往說布果使時楚○朱子文曰此數語中有兩使字

巴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

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

耳五月漢王屯滎陽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

服處曰傅音附孟康曰古音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

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

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

注云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

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

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為弱過五

十六為老師古曰傅著也言著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

名籍給公家保役也服音是

兵復大振與楚戰滎陽南京索間破之應劭曰京縣名

高晉灼曰音冊師築甬道屬河應劭曰恐敵鈔輜重故

古曰音求索之索築垣墻如街巷也鄭氏

二甬音踊師古曰以取敖倉粟孟康曰敖地名在滎陽

魏王豹謁歸視親疾師古曰謁請也至則絕河津及為楚

師古曰斷其津濟以六月漢王還櫟陽壬午亦太子赦

罪人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侯子謂諸侯

國人若上引水灌廢丘廢丘降章邯自殺雍州定八十

餘縣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服虔曰河上即左馮

嘉靖九年刊

前漢一

二

覽

生師古曰生猶言先生他皆類此食其往豹不聽漢王以韓信為左丞

相與曹參灌嬰俱擊魏食其還漢王問魏大將諡也對

曰柏直王曰是口尚乳臭不能當韓信師古曰乳臭言其幼少騎

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下也雖賢不能當灌

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師古曰它字與他同並音徒河反曰是不能當

曹參吾無患矣九月信等虜豹傳詣滎陽定魏地置河

東太原上黨郡信使人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

擊齊南絕楚糧道漢王與之

三年冬十月韓信張耳東下井陘擊趙服虔曰井陘山名在常山今為

縣師古曰斬陳餘獲趙王歇置常山代郡甲戌晦日有

食之十一月癸卯晦日有食之隨何既說黥布布起兵

攻楚楚使項聲且攻布音昭曰且布戰不勝十一月

布與隨何間行誑漢漢王分之兵與俱收兵至成皐項

羽數侵奪漢高帝漢軍乏食與酈食其謀楚權服虔曰統

弱也師古曰音六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師古曰漢

王刻印將遺食其之以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輟飯

吐哺師古曰輟止也哺口中所含曰豎儒師古曰言其

童豎幾敗乃公事師古曰幾近也乃女也公今趨銷印

師古曰讀讀曰促又問陳平乃從其計與平黃金四萬

斤以間疏楚君臣師古曰間音居莫反夏四月項羽圍

漢榮陽漢王請和割榮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羽急

攻榮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

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

以間出紀信詐為漢三而出西門遁是私出也於

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

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李斐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纛

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應劭

曰雉尾為之在左駢當鑣上師古曰纛音毒又徒到反

應說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

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樞公

守榮陽應劭曰樞公者不知其名故曰公蘇羽見紀信

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而周苛樞公相謂

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師古曰謂豹因殺魏豹漢王出

榮陽至成臯自成臯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出

武關項王必引兵南走師古曰走亦謂趨嚮王深壁令

榮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師古

與集同謂和合也詩序曰勞來還定安集連燕齊君王

乃復走榮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

之戰破之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死葉間師古曰葉縣

嘉靖九年刊

可集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何震

南漢王堅壁不與戰是月彭越渡睢師古曰過淮水也與項

聲薛公戰下邳破殺薛公羽使終公守成臯而自東擊

彭越漢王引兵北擊破終公復軍成臯六月羽已破走

彭越師古曰破之聞漢復軍成臯乃引兵西拔棗陽城

生得周苛羽謂苛為我將以公為上將軍封一萬戶周

苛罵曰若不趨降漢今為虜矣師古曰若汝若非漢王

敵也羽身周苛師古曰亨謂煮而殺之并殺縱公而虜

韓王信遂圍成臯漢王跳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

求苛辭達而已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

甚明唯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獨與滕公

共車出成臯王門張晏曰成北渡河宿小脩武晉灼曰

武城自稱使者晨馳入張耳韓信壁而奪之軍乃使張

耳北收兵趙地秋七月有彗李于大角李奇曰李彗類

以除舊布新也師古曰李音步漢王得韓信軍復大振八月臨河南

鄉師古曰鄉軍小脩武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一萬人騎

數百蘇林曰縮音以繩縮結物渡白馬津入楚地佐彭

越燒楚積粟師古曰所畜軍糧芻橐之屬復擊破楚軍

燕郭西師古曰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十七

城九月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謹守成臯即漢王

欲挑戰慎勿與戰李奇曰挑音徒了反臣瓚曰挑戰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

音瓚說是挑音他歷反燒音乃了反勿令得東也古謂之致師師古曰李而已我十五日必定梁地

復從將軍師古曰羽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使酈食其說

齊王田廣罷守兵與漢和

四年冬十月韓信用蒯通計襲破齊齊王耳酈生東走

高密項羽聞韓信破齊且欲擊楚使龍且救齊漢果數

挑成臯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數日大司馬咎怒渡兵

汜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

汜水在鄭地汜臣瓚曰高祖攻曹咎於成臯咎渡汜水

而戰今成臯城東汜水是也師古曰瓚說得之此水不

在濟陰也鄆在鄭地汜釋者又云在襄城則非此也此

水舊讀音凡今彼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

鄉人呼之音祀

金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漢王引

兵渡河復取成臯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築兩城而相

對名為廣武城在敖倉西三

室山就敖倉食羽下梁地十餘城聞海春侯破乃引兵

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

羽至盡走險阻師古曰羽亦軍廣武與漢相守丁壯苦

軍旅老弱罷轉餉師古曰罷讀曰疲轉音式向反漢王羽相與臨

廣武之間而語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漢王數羽曰師

日數責其罪也音所具反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曰先定關中者王

嘉靖九年刊

卷之二

三

臨

言漢紀三十一 三十一

公子也時上將故言冠軍師古曰矯託也羽當以救趙
還報王命而殺之也子冠軍文說是也
懷王約入秦無暴掠羽燒秦宮室掘始皇帝冢收其
財罪四也師士曰掘而發之收取其財以私自存也掘音其勿反又彊殺秦降王
子嬰罪五也詐抗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王其將李奇曰章邯等
王罪六也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
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今臣下爭畔逆罪七也出逐義帝彭
城自都之奪韓王地并王梁楚多自與罪八也使入陰
殺義帝江南罪九也夫為人臣而殺其主殺其已降為
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無道罪十也吾以

義兵從誅侯誅殘賊使刑餘罪人擊公師古曰言輕賤也何苦

乃與公挑戰羽大怒伏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臂乃捫足

曰虜中吾指師古曰捫摸也傷臂而捫足者漢王病創

卧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其下亦同

○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日漢王病創卧張良彊請起行勞軍毋令楚乘勝漢王

出行軍疾甚因馳入成皐十一月韓信與灌嬰擊破楚

軍殺楚將龍且追至城陽虜齊土廣齊相田橫自以為

齊王奔彭越漢王張耳為趙王漢王疾瘡師古曰瘡與愈同愈差也

西入關至櫟陽存問父老置酒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師古曰梟縣首於木上○宋祁曰欣自到留四日復如

况上死矣人梟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

嘉靖九年刊 前漢紀三十一

軍軍廣武關中兵益出而彭越田橫居梁地往來苦楚

兵絕其糧食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師古曰邊

權輕不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

如因而立之使自為守春二月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

齊王師古曰操持也音千高反秋七月立黥布為淮南王八月初為

筭賦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北貉燕

人來致梟騎助漢應劭曰北貉國也梟健也張晏曰梟

北方三韓之屬皆貉類也音莫客反漢王下令師古曰今教命也下軍士

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師古曰棺音工喚反斂音力

轉送其家師古曰轉四方歸心焉師古曰以項羽自知

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楚羽患之漢遣陸賈說羽請

大公羽弟聽漢復使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

割鴻溝以西為漢應劭曰在滎陽東南二十里文穎曰

鄭陳蔡曹衛與齊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口索

隱曰張華云一渠東流經浚儀縣是始皇所鑿引河水

灌大梁謂之鴻溝一渠東至陽武縣南為官渡水以東為

楚九月歸太公后軍皆稱萬歲乃封侯公為平國君

師古曰以其善羽解而東歸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

說能平和邦國曰今漢有天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而諸侯皆

附楚兵記食盡師古曰罷此天下之時不因其幾而遂

取之師古曰幾危也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

楚漢春秋上欲封之乃肯見曰此天下之爵士所居傾國故号曰平國君

嘉靖九年刊

前漢卷之二

三三

實

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及教家辨証並附古註之末

前漢書一

三二

前漢書一

高帝紀第一下

前漢書一

五年冬十月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師古曰夏音工止

軍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王固陵始也師古曰固

後改為固始耳地理志固始屬淮陽○劉不會楚擊漢

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

奈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

音扶其不至固宜師古曰理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

也師古曰共有天下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

堅師古曰因信自請為假王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

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越亦自立而君王不早定

嘉靖九年刊前漢書一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越師古曰從陳以

東傳海與齊王信讀曰附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

邑能出指此地以許兩人也音古曰捐棄反使各自為戰則

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至皆引兵來十

一月劉賈入楚地圍壽春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

殷畔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師古曰

也後屬舉九江兵迎黥布並行屠城如淳曰並行並

父縣名隨劉賈皆會十一月圍羽垓下李奇曰沛涑縣

聚邑名也師古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

曰汶音衡交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也師古曰楚歌

者為楚人之歌猶言吳飲越吟耳若以雞鳴為歌曲之

名於理則可不得云雞鳴時也高祖令戚知盡得楚地

羽與數百騎走是以兵大敗灌嬰追斬羽東城晉灼曰

楚地悉定獨魯不下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為其守節

禮義之國乃持羽頭示其父兄魯乃降初懷王封羽為

魯公及死魯又為之堅守故以魯人葬羽於穀城師古

濟北漢王為發喪哭臨而去師古曰臨反封項伯等四人

為列侯賜姓劉氏師古曰皆羽之族先有功於漢者諸民略在楚者皆

歸之漢王還至定陶馳入齊王信壁奪其軍初項羽所

立臨江王共敖前死子尉嗣立為王不降遣盧縮劉賈

擊虜尉春正月追尊兄伯號曰武王應劭曰兄伯下

今日楚地已定義帝亡後欲存恤然衆以定其主齊王

信晉楚風俗更立為楚王師古曰王淮北都下邳魏相

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里師古曰言安輯魏

稼音胡常以少擊衆數破楚軍其以魏故地王之號曰梁

王都定陶又曰兵不得休八年萬民與苦甚如淳曰與

之與師古曰音弋庶反。今天下事畢其赦天下殊死

以下如淳曰死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章

離絕而異處也。劉攽曰予按說文漢蠻也異也言其身首

疏曰楚王韓信韓土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故衡山

王張晏曰漢元年項羽立芮為衡山王趙王張敖

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張晏曰秦以為人臣上書當大

王陛下應劭曰陛下者升堂之陛下也必有執兵陳於階

者而告之因卑以達尊之意也若先時秦為口道天

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

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八加惠於諸侯王有

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上下之分

師古曰言大王與臣等並稱王是為比類大王功德之

著於後世不宣師古曰言位號不殊則功德昧死再拜

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師古曰言

乃可有虛言口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

帝號

嘉靖九年刊

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

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師古曰辟讀曰僻自漢中行威德誅

不義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

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足以道之居帝位其實宜願大

王以幸天下晉灼曰漢儀注民臣被其德以為僥倖也

之事皆稱為幸師古曰倖者吉而免凶可慶幸也故福喜

而死謂之不幸漢王曰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

則可矣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古師

曰綰盧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孟康曰稷譚撰良日二

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於汜水之陽張晏曰在

其汜愛弘大而潤下也師古曰據叔孫通傳曰尊王后

為皇帝於定陶則此水在濟陰是也音敷曰尊王后

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詔曰

下詔告也自秦漢以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兄子一

人從百粵之兵服虔曰非一種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

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之地謂之番君師古曰番音蒲何反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之番君芮為長沙王臣

曰茂陵書象郡治臨塵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文穎曰

桂林今鬱林也師古曰桂林今之桂州境界左右皆是

其地非鬱林也劉攽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

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

之

又曰故粵王曰諸世奉粵祀秦侵奪其地使其社稷

不得血食師古曰祭者尚血諸侯伐秦亡諸身帥閩中

兵以佐滅秦如淳曰閩音緡應劭曰音文師古

嘉靖九年刊

種故其字從虫如音項羽廢而弗立今以為閩粵王

是也虫音許尾反

閩中地勿使失職帝乃西都洛陽夏五月兵皆罷歸家

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師古曰復音方目反○宋祁曰諸侯

子謂諸侯國人其歸者半之師古曰各已還其民前或

若楚子之類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師古曰保也安也守而安也今

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復還也吏以

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師古曰辨告者分別義理以曉諭之○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

告非民以飢餓自膏為人奴婢者皆免為庶人軍吏卒

是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如

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師古曰大夫第

大夫師古曰大夫第也劉放曰予謂有罪者

也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師

也二罪乃得為大夫耳曰就加之其士大夫以上皆令食邑臣瓚曰秦制列侯

也級等也大夫以上皆食邑所以靈之也師古曰七非七大夫以下

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

內皆不徭賦也復音方日反又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師古

乘第諸侯子及從軍歸者劉放曰諸侯子摠謂諸侯國人及字後人妄加之甚

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丞與

日丞急也音居力反爵或人君上所尊禮師古曰爵高有國邑者

謂天子父立吏前曾不為決師古曰有辨訟及陳甚亡

令丞者縣令縣丞

嘉靖九年刊

前漢書

五

與亢禮應劭曰言從公大夫以上民與令丞亢禮亢禮也言高下相當無所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師也言不獨謂揖拜也

輕於何得此且法以有功劳行甲宅蘇林曰行音行酒也

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自滿足也而有功者顧不得

師古曰顧猶反也贊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師言若人反顧然

也長吏謂縣之令長其令諸吏善運高爵稱吾意師古曰守郡守也尉郡尉

也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師古曰廉察也廉也

耳帝置酒雒陽南宮上曰如淳曰菽豢云上者尊位所

通侯諸將也應劭曰舊曰微侯避武帝諱曰通侯通亦徹

為列侯列者毋敢隱朕如淳曰朕我也蔡邕曰古者上見序列也

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張晏曰詔起故陵先對孟康曰姓高名起臣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起魏相邴吉奏事高帝時起則丞相蕭何太尉盧縮及張良陳平之屬時皆在陵上陵不陛下媢而侮人也師古曰媢易項羽仁而敬人然得先對

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與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一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餽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

師古曰填與鎮同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宋祁

鎮安也魏亦鎮字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宋祁

言桀然也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說服師古曰說讀曰悅○宋

有其初田橫歸彭越項羽已滅橫懼誅與賓客亡入海

上恐其父為亂遣使者赦橫曰橫來大者王小者疾師

日大者謂其長率即橫身也小者謂其從屬也不來且發兵加誅橫懼乘傳詣

雒陽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為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

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未至二十里

自殺上壯其節為流涕發卒二千人以王禮葬焉成卒

婁敬求見說上曰陛下取天下與周異而都雒陽不便

不如入關據秦之固上以問張良良因勸上是日車駕

西都長安師古曰凡言車駕者謂天子乘車而行不敢

速也長安本秦之拜婁敬為奉春君張晏曰春歲之始

始故號曰賜姓劉氏六月壬辰太赦天下秋七月燕王

臧荼反上自將征之九月虜荼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

以為燕王荆王臣信等十人如淳曰荆亦楚也賈逵曰

遂行於世晉灼曰詩曰奮伐荆楚自秦之先故以稱荆

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左傳又云荆尸而舉亦已矣矣

皆曰太尉長安侯盧縮功最多請立以為燕王使丞相

噲將兵平代地○宋祁曰噲是時未為丞利幾反上自

嘉靖九年刊

前漢紀一

二

擊破之利幾者項羽將羽敗利幾為陳令降上侯之類
 川上至雒陽舉通侯籍召之蘇林曰都以而利幾恐反
師古曰普召通侯而利幾自後九月徙諸侯子關中治
以項羽將故恐懼而反也長樂宮

六年冬十月令天下縣邑城張晏曰皇后公主所食曰
日縣之與邑人告楚王信謀反上問左右左右爭欲擊

之用陳平計乃偽游雲夢韋昭曰在南郡之華容也師
皆令築城反十二月會諸侯于陳楚王信迎謁因執之詔曰天下

既安蒙桀有功者封侯師古曰新未能盡圖其功師古曰新
帝位也圖謂身居軍九年或未習法令或以其故犯法

罪師古曰未習知法而今而犯之者有司因以故犯法之
故不知避罪遂致犯刑大者死刑吾甚憐之其赦天下

田肯賀上曰甚善陛下得韓信又治秦中師古曰治謂
謂關中也秦形勝之國也張晏曰得形勢之勝便也秦中

河阻山縣隔千里鄭氏曰縣音懸師古曰此本古之縣
以別之非當借持戟百萬秦得百一焉應劭曰言河山

縣隔絕千里也所以能禽諸侯者得天下之利百二也
李斐曰河山之險由地勢高順流而下易故天下於秦

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諸侯百萬
也師古曰縣隔千里李應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

得之秦得百二蘇說是也地執便利其以下兵於諸侯
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如淳曰瓴水瓴也居高

嘉靖九年刊

前漢紀下

前漢紀下

前漢紀下

前漢紀下

前漢紀下

前漢紀下

前漢紀下

下之勢易也建音蹇蘇林曰徒讀曰鈴夫齊東有琅邪

師古曰如蘇音說皆是建音居偃反即墨之鏡海財用之所出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

限晉灼曰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高唐即平原也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河也北有勃海

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

焉應劭曰齊得十之二耳故愍王稱東帝後復歸之卒為秦所滅者利鈍之勢異也李斐曰齊有山河之限

地方二千里是與天下縣隔也設有持戟百萬之衆齊

得十中之二焉百萬十分之二亦二十萬也但文相避

故言東西秦其勢敵也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

萬人當百萬言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晉灼

曰案文攷義蘇說是也師古曰蘇晉之釋得其意也秦

得百二者二萬人當諸侯百萬人也齊得十二者二十

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所以言縣隔千里之外者除去秦

地而齊乃與諸侯計利便也○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

刑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百萬又余以為若

蘇說已明願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此東西秦也

按文多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者上曰善賜金五百斤

西字上還至雒陽赦韓信封為淮陰侯甲申始剖符封功臣

曹參等為通侯師古曰剖破也與其合符詔曰齊古之

建國也今為郡縣其復以為諸侯師古曰為國將軍劉

賈數有大功及擇寬惠脩絮者王齊荆地春正月丙午

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

雲為荆王文穎曰東陽今下邳也鄆郡今丹陽也吳郡

丹陽轉以為縣故謂之故鄆也師古曰鄆音章○劉放

曰按地里志東陽鄆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

交為榮王也師古曰齊音談○劉攽曰齊亦非齊郡王

子以雲中鴈門代郡五十二縣立元宣信侯喜為代王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二縣立子肥

為齊王○劉攽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

秦郡此文亦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徙韓王信都

晉陽上巳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上

居南宮從復道上如淳曰復音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

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

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

下為不足用編封師古曰言有功而恐以過失及來故

相聚謀反耳上曰為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悅曰言

有舊嫌計羣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三

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師古曰趣罷

酒羣臣皆喜曰雍齒且疾吾屬二患矣上歸櫟陽五日

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亡二日土二二王皇

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

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擁彗李奇曰為恭也如

日善者所以婦迎門師古曰卻退而上大驚下扶

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以我亂天下法於是上心善

家人之言師古曰晉太子庶子劉寶云善其發悟賜黃金

嘉靖九年刊

五百斤夏五月丙午詔曰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
 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
 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師
 日被堅謂甲冑也執銳謂利兵也
 謂利兵也
 被音皮義反
 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
 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
 將軍羣卿大夫已尊朕為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上尊
 太公曰太上皇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皇君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也
 ○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紀秦始皇追尊莊
 襄為太上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
 於秋九月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信降匈奴
 七年冬十月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師古曰縣名也

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受丘臣王黃師古曰姓也
 丘母丘本一姓也語有緩急耳曼音萬○朱子文曰攷
 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句下多一與字既云信與
 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
 矣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
 亡走云云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
 云信與其將立趙利為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
 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兵亂未可知所在其將乃共立
 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若去一與字紀傳
 皆分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六國時趙也收信散兵與
 匈奴共距漢上從晉陽連戰乘勝逐北至樓煩會大寒
 士卒墮指者什二三師古曰十人之中二三墮指遂至平城為匈奴
 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應劭曰陳平使畫工圖美
 美女如此今皇帝因厄欲獻之闕氏闕氏畏其奪已寵因謂
 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
 嘉靖九年刊

此見前說必
有或

女開其一角得突出鄭氏曰以計鄙陋故不傳師古
曰應氏之說出桓譚新論蓋譚以意測之事嘗然耳非
記傳所使樊噲留定代地十二月上還過趙不禮趙王
是月匈奴攻代代王喜棄國自歸雒陽赦為合陽侯辛
卯立子如意為代王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諱之應劭
罪不至於髡完其形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彡髮膚之意
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已上
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
古曰依應氏之說耐音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
義亦兩通形謂類旁毛也三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
廉反而功臣侯表宣曲侯通形為鬼薪則應氏之說斯
為長矣○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三毛髮貌
余以顏氏之說似不審應意及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
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無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
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事之意後世以三足
之能為能耐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云耐音若能
之能能耐自能耐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音若能

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為類毛耳象毛之形至耐民產子
字直釋云罪不至髡則顏謬意而誤說文明矣民產子
復勿事二歲師古曰勿事二月至長安蕭何治未央宮

立東闕北闕前殿武庫大倉師古曰未央殿雖南嚮而
北闕公軍司馬亦在北焉是則以北闕為正門而又

東門東闕至於西南兩面無門闕矣蓋蕭何初立未央
宮以厭勝之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術理宜然乎上見其壯麗甚怒謂何曰天下匈匈勞苦

數歲成敗未可知喧擾之意是何治宮室過度也何
曰天下方未定故可因以就宮室師古曰就夫天子以

四海為家非令壯麗亡以重威且亡今後世有以加也
上說師古曰說自襟陽徙都長安置宗正官以序九族

夏四月行如雒陽師古曰
嘉靖九年刊

謂王也

八年冬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孟康曰垣音定也還過

趙趙桓貫高等耻上不禮其王陰謀欲弑上上欲宿心

動問縣名何曰柏人上曰柏人者迫於人也去弗宿十

一月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殤服虔曰殤音衛應劭歸其

縣縣給衣衾棺葬其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歛之服也臣

給棺衣更歛之也金布布令曰不幸死所為殯傳歸所

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為殯積至縣更給衣及棺

備其葬具且不禁改讀音為貫也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金布者令篇名若令言倉庫令也

十二月行自東垣至師古曰春三月行如雒陽令吏卒

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如淳曰平城左右皆復故

勿事師古曰復故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

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縠操兵乘騎馬

有罪未發覺者赦之九月行自雒陽至淮南王梁王趙

王楚王皆從

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

殿上奏主危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魚作受四升古

器也今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太人常以

尚有之為太上皇壽師古曰進酒而獻曰始太人常以

臣云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澹為

是也繪音工外反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勤力也

其之業所就孰與仲多師古曰成就殿上羣臣皆稱萬

歲大笑為樂十一月徙齊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懷氏

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完師古曰利謂便好也屈音九勿反十二月行

如雒陽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

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放

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

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并捕趙王

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并捕趙王

赦下獄詔敢有隨王罪二族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師古曰如郎中田叔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師古曰古

說是也王教為宣平侯徙代王如意為趙王王趙國內寅前有

也音其炎反從王就獄王實不知其謀春正月廢趙

罪殊死已下皆赦之二月行自雒陽至賢趙臣田叔孟

舒等十人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師古曰古

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劉攽曰予謂右者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貴右似戰國

時俗上說師古曰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夏六月乙未

也晦日有蝕之

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

來朝夏五月太上皇后崩如淳曰王陵傳楚取太上皇

后不見歸媼也又上五年追尊母媼為昭靈夫人高后

時乃追尊為昭靈后耳漢儀注高帝母兵起時死小黃

此後於小黃作陵廟以此二者推之不得有太上皇后

崩也李奇曰高祖後母也晉灼曰五年追尊先媼曰昭

靈夫人言追尊則明其已亡史記十年春夏無事七月

嘉靖九年刊

前漢紀六

一

也又漢儀注先媼已葬陳留小黃師古曰如晉二說皆得之無此太上皇后也諸家之說更有異端適為煩穢不足采也秋七月癸卯太上皇崩葬萬年師古曰三輔黃圖

故太上皇因在櫟陽十年太上皇崩葬其北原起萬年邑置長丞也赦櫟陽囚死罪已下臣瓚曰萬年陵在櫟陽縣界故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

上皇廟于國都○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流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九月代相國陳豨反鄧展曰東海人名豨曰上曰豨

嘗為吾使甚有信音于偽反代地吾所急故封豨為列侯以相國宋代今乃與王黃等劫掠代地吏民非有罪

也能去豨黃來歸者皆舍之師古曰去謂棄也上自東至邯鄲上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宋祜曰而舊本

為而然漳水不在北吾知其亡能為矣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城守尉者郡也上曰守尉反

乎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師古曰白於天上嫚罵曰者溧汗也

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慙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上曰非

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

有至者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事云今邊有警輒露檄插羽檄音胡歷反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求樂毅有後乎師古曰樂毅戰

國時燕得其孫叔封之樂鄉號華成君問孫將皆故賈
將也人上曰吾知與之矣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劉敞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孫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易字乃多以金購孫將賞募也購設孫將多降

十一年冬上在郢鄂孫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黃將

騎千餘軍曲逆文選曰今中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

聊城師古曰即今博州聊城縣漢將軍郭蒙與齊將擊大破之太尉

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師古曰道至馬邑馬邑不下攻

殘之師古曰殘謂殺也孫將趙利守東垣高祖

攻之不下卒罵上怒城降卒罵者斬之諸縣堅守不降

反寇者復租賦三歲春正月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夷

三族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師古曰代上還雒陽

詔曰代地居常山之北與夷狄邊趙乃從山南有之遠

數有胡寇難以為國頗取山南太原之地益屬代師古

割以益之不盡取也頗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則代

受邊寇益少矣王相國通侯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

者燕王絳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子恒賢知溫良請

立以為代王都晉陽如淳曰文紀言都中都又文帝過

也中燕大赦天下二月詔曰欲省賦甚師古曰意甚今獻

未有程師古曰程吏或多賦以為獻而諸侯王尤多民

疾之師古曰諸疾王賦其國中以為今諸疾土通疾常
 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師古曰率計也
 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又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
 文伯者昔高於齊桓師古曰伯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
 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特獨也患在人主不交故
 也士奚由進今古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
 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二絕也賢人已與
 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
 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
 夫昌下相國臣瓚曰周昌已為趙相御史大夫是趙亮耳相國鄭侯下諸侯

王臣瓚曰茂陵書何封國在南陽音替師古曰瓚說
 志是南陽也而或云何封沛郡音才何反非也案地理
 本是春秋時陰國所謂遷陰于下陰者也今為襄州陰
 城縣有贊城城西見有蕭何廟彼土又有筑水筑水之
 陽古曰筑陽縣與鄭側近連接據何本傳何薨之後子
 祿無嗣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鄭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
 文罷同更封延為鄭侯是知何封鄭國兼得筑陽此明
 鄭字明其音同也班固酒亭碑以蕭何相國所封與
 何同韻於義無爽然其封邑實在南陽非沛縣也且地
 相亂無所取信也說者又引山統徂淮賦以為證此乃
 統之疏謬不可考覈亦猶潘岳西征以陝之曲沃為成
 師所居耳斯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晉灼曰中執其有
 甚多不可具載
 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之書請相國府署行義年日義讀日儀儀謂儀容其年

若曰國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師古曰癯疲三

月梁王彭越謀反夷三族謂盡誅除之詔曰擇可以

為梁王淮陽王者燕王綰相國何等請之子恢為梁王

子友為淮陽王罷東郡頗益梁罷潁川郡頗益淮陽夏

四月行自雒陽至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應劭曰

思土欲歸豐高祖乃更築城于市里如豐縣號曰新豐

徙豐民以充實之師古曰徙豈人所居即今之新豐古

城是其處復五月詔曰粵人之俗好相攻擊前時秦徙

中縣之民南方三郡如淳曰中縣之民中國縣民也秦

南海郡故使與百粵雜處李奇曰欲以介其會天下誅

秦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晉灼曰長音長吏之長師

或作他並音徒何反它者南海尉之名甚有文理中縣

也姓趙長治謂為之長帥而治理之也人以故不秬滅師古曰秬損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俱

賴其力今立它為南粵王使陸賈即授璽綬師古曰即

所居而它稽首稱臣六月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

復終身師古曰復秋七日淮南王布反上問諸將滕公

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上召見薛公言布形勢上善

之封薛公千戶詔王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羣臣請

立子長為王上乃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及

中尉卒二萬人應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張晏曰材官騎

尉令長丞會都試課殿最水處則習船邊郡高為皇

太子衛軍霸上布果如薛公言東擊殺荆王劉賈劫其
兵度淮擊楚楚王交走入薛上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
從軍徵諸侯兵上自將以擊布

十二年冬十月上破布軍于會稽孟康曰音僧保邑名屬沛國斬縣蘇林曰

缶音審音灼曰斬縣鄉名也師古曰會音工外反缶音
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應劭曰發沛中

兒得白二十人教之歌酒酣師古曰酣洽反上擊筑鄧展

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

方今兒皆和羽之師古曰和反上乃起舞慨傷懷師古

故鄉師古曰游子行客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

猶思家沛宋祁曰沛家或作沛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遂有天下

其以沛為朕湯沐邑師古曰凡言湯沐邑者謂復其民

世世無有所與師古曰復音方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

飲極歡道舊故為笑樂師古曰言日日樂飲十餘日上

欲去沛父兄固請上曰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乃去沛

中空縣皆之邑西獻如淳曰獻牛酒也師古曰之往也

人上留止張飲二百張晏曰張音竹亮反沛父兄皆頓

首曰沛幸得復豐未得唯陛下哀矜上曰豐者吾所生

長極不忘耳師古曰極至也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

為魏沛父兄固請之廼并復豐比沛漢別將擊布軍洮

水南北蘇林曰洮音兆皆大破之追斬布番陽師古曰番音蕭周勃

定代斬陳豨於當城章昭曰代郡縣也詔曰吳古之建國也日

者荆王兼有其地師古曰日者猶往日也今死亡後朕欲復立吳

王其議可者長沙王臣等言師古曰臣者長沙王之名吳芮之子也今書本或臣

下有芮字者沛疾凜重厚師古曰凜音滂請立為吳

王已拜上召謂凜曰汝狀有反相因拊其背曰漢後五

十年東南有亂豈汝邪應劭曰高祖有聰略反相徑河

者所知也若秦始皇東巡以厭氣後劉項起東南疑當

如此耳如淳曰度其貯積定用為難又吳楚世不賓服

師古曰應說然天下同姓一家汝慎毋反凜頓首曰

不敢十一月行自淮南還過魯以太牢祠孔子十二月

詔曰秦皇帝楚隱王師古曰魏安釐王師古曰昭王之

漢書僖謚及福齊愍王師古曰宣王之趙悼襄王師古

僖字例多為釐師古曰宣王之趙悼襄王師古

之子皆絕亡後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齊各

十家趙及魏八子亡忌各五家師古曰亡忌即信陵君也今視其冢

復亡與它事師古曰復音方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

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師古曰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

綰師古曰辟音必亦綰稱疾食其言綰反有端春二月

嘉靖九年刊

使樊噲周勃將兵擊綰詔曰燕王綰與吾有故愛之如子聞與陳豨有謀吾以為亡有故使人迎綰綰稱疾不來謀反明矣燕吏民非有罪也賜其吏六百石以上爵各一級與綰居去來歸者赦之師古曰先與綰居今能去之不歸漢者赦其罪加爵亦一級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詔曰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遙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芮唯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復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郡文說誤矣且始叙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疑亦得寫安二月詔曰吾立為天子帝有天下十二年于今矣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同安輯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其有功者上致之王次為列侯下乃食邑師古曰謂非列侯而邑者而重臣之親或為列侯皆令自置吏得賦歛女

子公主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故謂之公主百官表列侯所食曰國皇后公主所食曰邑帝姊妹曰長公主諸王女曰翁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高祖答項羽曰吾翁即若翁也揚雄方言云周晉秦隴謂父曰翁而臣瓚王楙或云公者比於上爵或云主者婦人尊稱皆失之○劉攽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主之何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為列侯食邑者皆佩之印賜大第室孟康曰有甲乙

次第故吏二千石徙之長安受小第室入蜀漢定三秦

日第也者皆世世復音方日反吾於天下賢士功臣可謂一負

矣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與天下共伐誅之師古

專也音上戰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上擊布時為流矢

反他皆類此所中行道疾疾甚呂后迎良醫醫入見上問醫曰疾可

治不醫曰可治宋祁曰舊本及越本於是上嫚罵之

曰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吾以布衣提三尺取

天下師古曰三尺劍也下韓安國傳所云三尺亦同此

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韋昭曰泰山盧人也

也臣瓚曰史記云齊勃海人也魏無遂不使治疾賜黃

金五十斤罷之呂后問曰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既死誰

今代之上曰曹參可問其次曰王陵可然少師古曰

古音下紺反陳平可以助之陳平知有餘然難獨任周

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呂后復

問其次上曰此後亦非乃所知也師古曰乃汝也言自

復知盧縮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幸上疾愈自入謝師古

日冀得上疾愈自入夏四月甲辰帝崩于長樂宮臣瓚

謝以為己身之幸也盧縮聞之遂亡入匈奴呂后與審

食其謀曰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師古曰編戶者言列

北面為臣心常鞅鞅師古曰鞅鞅不滿足也今乃事少

嘉靖九年刊

主非盡族是天下不安師古曰族謂族以故不發喪人

或聞以語酈商酈商見審食其曰聞帝已崩四日不發

喪欲誅諸將誠如此天下危矣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榮

陽宋初曰榮舊本作榮樊噲周勃將二十萬定燕代此聞帝崩

諸將皆誅必連兵還鄉以攻關中師古曰鄉讀曰嚮還

大臣內畔諸將外反亡可躡足待也文穎曰躡猶翹也

作樂躡行之躡晉灼曰許慎云躡舉審食其入言之乃

以丁未發喪太赦天下五月丙寅葬長陵臣瓚曰自崩

三日長陵在長巳下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巳

安北四十里巳下蘇音鄭說是也帝起細微

撥亂世反之正師古曰反還也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

最高上尊號曰高皇帝師古曰尊號謚也初高祖不脩文學而

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

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

定章程如淳曰章程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叔孫通

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如淳曰謂功

如帶太山若丹書鐵契金匱石室如淳曰金匱猶金滕

厲國乃滅絕以石為室重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鄧

也畫工未施采土墓之矣師古曰取喻規摹謂立制垂範

也給足也日不暇足言衆事繁多常汲汲也

嘉靖九年刊

贊曰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荀悅曰唐者帝

發聲也韋昭曰陶唐昔國名猶湯稱殷商矣臣瓚曰堯初居於唐後居陶故曰陶唐也師古曰三家之說皆非

也許慎說文解字云陶丘再成也在齊陰夏書曰東至陶丘陶丘有堯城堯嘗居之後居於唐故堯號陶唐氏

斯得矣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應劭曰擾馴也能順

夏天子也師古曰范氏其後也孫士會為晉司空士為之

擾音統又音統 范氏其後也孫士會為晉司空士為之

號於范氏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師古曰

日范宣子即士在夏為御龍氏師古曰即在商為豕韋

氏師古曰豕韋國名在東郡白馬縣東南 在周為唐杜氏師古曰唐杜二

韋徙國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

隰叔奔晉士會即隰叔之玄孫也唐太原晉陽縣也杜

京兆杜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師古曰言晉

縣也 于晉其處者為范氏師古曰晉文公六年晉襄公

子雍欲以為嗣七年以秦師納雍而趙宣子立靈後歸

公與秦師戰於殽秦師敗績秦師先蔑奔秦士會從之

其帝其別族在秦者既無 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

獲於魏文穎曰六國時秦伐魏劉氏隨軍為魏所獲故

西漢文相攻伐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

故也魏謂之戰國秦滅魏遷大梁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

更蓋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劉敞曰嘗都于豐故

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

嘉靖九年刊

卷一百一十一

二十三

曰鮮少也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宮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音先淺反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宮則有秦晉梁荆之巫
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
文穎曰巫掌禪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仕於晉故祠祀有
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為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世祠
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
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言不絕也由是推之漢承堯
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
得天統矣孟康曰十一月天統物萌色赤故云得天統也臣瓚曰漢承堯緒為火德秦承周後以火
代木得天之統序故曰得天統漢初因秦正至太初元
年始用夏正不用十一月為正也師古曰瓚說得之
右宋景文公以諸本參校手所是正並附古註之下

高帝紀第一下終

前漢書一

惠帝紀第二

前漢書二

孝惠皇帝

荀悅曰諱盈之字曰滿應劭曰體法柔質慈民曰惠師古曰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漢家

之謚自惠帝已下皆稱孝也臣下以滿高祖太子也師古曰盈者則知帝諱盈也他皆類此

呂皇后帝年五歲高祖初為漢王二年立為太子十

二年四月高祖崩五月丙寅太子即皇帝位尊皇后曰

皇太后賜民爵一級師古曰帝初兩中郎郎中滿六歲

爵三級四歲一級蘇林曰中郎外郎滿六歲一級蘇林

郎散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一歲賜錢萬張晏

郎也郎散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一歲賜錢萬張晏

郎也郎散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一歲賜錢萬張晏

郎也郎散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一歲賜錢萬張晏

嘉靖九年刊

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官官尚食比郎中應劭

如淳曰天子物曰尚主文書曰尚書又有尚符璽郎

也漢儀注省中有五尚謁者執楯執戟武士騶比外郎

應劭曰執楯執戟親近陛衛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

士縛韓信是也騶騶騎也古曰騶本廩之馭者後又

謂騶騎耳太子御駟乘駟爵五大夫舍人滿五歲二級

錢二萬六百石以上萬五百石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

千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師

備其等也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曰斥上壙上

金也晉灼曰近上二千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四十斤

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一黃金一

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皆與之金不言黃者

一金與萬錢也劉放曰予謂諸書言若干二千石二

十金六百石以上六金五百石以下至佐史二金減甲

租復十五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如淳曰秦作阿

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益械者皆領

繫文穎曰言皇帝者以別仕諸王國也張晏曰持諸侯

今特為京師作優裕法也如淳曰知名謂宦人教帝書

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楚牢也師古曰諸家

之說皆非也宦皇帝而知名者謂非五大夫爵六百

謂凡在京師異於諸王國亦不必在於宦人教書也

宋和曰法合
復之也當作
今復之也

左宦之律起自武帝此時未有禮記曰宦學事師謂凡
仕宦非闕寺也盜賊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
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上造以
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五大夫第九爵也

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為城旦春者皆耐

為鬼薪白粲應劭曰上造爵滿十六者也内外公孫謂
王侯内外孫也耳孫者玄孫之子也言去

其曾高益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内外孫有
骨血屬媿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者旦起行治

城春者婦人不豫外徭但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
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為鬼薪坐擇米使正白為白粲

皆三歲刑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張晏曰公孫宗室侯
王之孫也晉灼曰耳孫玄孫之曾孫也諸侯王表在入

世師古曰上造第二爵名也内外公孫國家宗室及外
戚之孫也耳孫諸說不同據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

王亥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匈奴傳說握符胸鞬單于
云烏維單于耳孫以此參之李云曾孫是也然漢書諸

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言據爾雅曾孫之
子為玄孫玄孫之子為來孫來孫之子為昆孫昆孫之

子為仍孫從已而數是為入葉則與晉說相同仍耳聲
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雅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連媿音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鬚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
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鬚音他計反又

曰吏所居治民也能盡其治則民賴之故重其祿所居

為民也師古曰為
音于為反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

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

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師古曰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
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

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令郡諸侯王立高廟師古曰
諸郡及

財也無有所與與讀曰豫或有不國字者流俗不曉妄加之

元年冬十二月趙隱王如意薨民有罪得買爵二十級

以先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為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疋錢每疋日令出買賣之錢以贖
罪賜民爵戶一級春正月城長安

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

邑如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尊公主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王憂

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事

之用悅媚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

何待齊王尊之乎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

六年宣平侯敖薨呂太后立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

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非母因偃乃為

太后也劉攽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

呂后而以母事之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

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割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

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更魯元之稱不除豈

關為齊王母乎又張一偃以母為太后故封魯王太后齊

齊益春正月癸酉有蚺龍見蘭陵家人井中師古曰家

之乙亥夕而不見隴西地震夏旱郃陽侯仲薨師古曰

家吳王弟秋七月辛未相國何薨師古曰

漢父也蕭何也三年春發長安六百田土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

三十日罷鄭氏曰城一以宗室女為公主嫁匈奴單于

夏五月立閩越君搖為東海王應劭曰搖越王勾踐之

高祖故封東海在吳郡東南濱苗裔也師古曰越之兵六月發諸侯王列侯

海云師古曰即今泉州是其地諸侯王列侯隸二萬人城長安秋七月都廐災南越王趙佗稱臣奉

言師古曰佗四年冬十月壬寅立皇后張氏師古曰張敖之女也史

作帝王世紀皆為惠帝張后及孝文薄后已下別制名嘉靖九年刊

宋祁曰注本
示字上有缺字

聞不知陷於穿鑿春正月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師古曰弟

順道事其兄也弟音反三月甲子皇帝冠赦天下省法令

妨吏民者除挾書律秦律政有挾書者族長樂宮鴻

臺災宜陽雨血秋七月乙亥未央宮凌室災師古曰凌

室也幽詩七月之丙子織室災師古曰主織

五年冬十月霜桃李華棗實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

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夏大旱秋八

月己丑相國參薨師古曰曹參也九月長安城成賜民爵一

級師古曰家六年冬十月辛丑齊王肥薨令民得買爵女子年十五

以上至二十不嫁五筭應劭曰國語越王勾踐令國中

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筭筭百二十錢唯賈人與

奴婢倍筭今使五筭罪誦之也孟康曰或云復之也師

古曰應詘是劉放曰予謂女子五筭亦不頓夏六月

舞陽侯噲薨師古曰噲會也起長安西市修教倉

七年冬十月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師古曰車常擬軍輿

騎常所養馬并其人使行充騎若今太尉灌頭女將春正

武馬及所養者主也材官解在高紀太尉灌頭女將春正

月辛丑朔日有蝕之夏五月丁卯日有蝕之師古曰

秋八月戊寅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十七即位九

月辛丑葬安陵臣贊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四日安陵在

長安北三十五里師古曰三十五里師古曰

宋祁曰長安五里一作十里

嘉靖九年刊

潮

贊曰孝惠內修親外禮宰相優寵齊悼趙隱恩敬篤
矣師古曰聞叔孫通之諫則懼然蘇林曰諫復道乘衣冠道也師古曰懼讀
日瞿瞿然失守貌音居具反納曹相國之對而心說蘇林曰對修高
也師古曰可謂寬仁之主遭呂太后虧損至德謂古曰
說讀曰悅王裁戚夫人因以悲疾不聽政而崩

惠帝紀第一終

前漢書二

高后紀第三

前漢書三

高皇后呂氏

荀悅曰諱維之字曰野雞應劭曰禮婦人從夫謚故稱高也師古曰呂后名雉字娥

也姁音許于反生惠帝佐高祖定天下父兄及高祖而

疾者三人師古曰父謂臨泗侯呂公也惠帝即位尊呂

后為太后太后立帝妹魯元公主女為皇后無子取後

宮美人子名之以為太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年幼

太后臨朝稱制師古曰天子之言一曰制書二曰詔書

制書者謂為制度之命也非皇后所得

事斷決萬機故稱制詔太赦天下廼立兄子呂台產

祿台子通四人為王蘇林曰台音胞胎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

在外戚傳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
去當曰惠帝即位
尊為太后

元年春正月詔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異妖言

今師古曰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議未決而崩今除

之二月賜民爵一級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

師古曰特置孝弟力田官而尊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各敦行務本夏五月丙申趙王宮

叢臺災師古曰連聚非一故名叢臺蓋本六國時趙王故臺也在邯鄲城中立孝惠後宮

子強為淮陽王如淳曰外戚恩澤侯表曰皆呂氏子也

今陳留郡不疑為恒山王如淳曰今常山也因避文帝諱改曰常弘為襄城侯

朝為軹侯師古曰武為壺關侯秋桃李華

二年春詔曰高皇帝匡飭天下師古曰匡正也飭整也

諸有功者皆受分地為列侯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萬民大安莫不

受休德師古曰休美也音類此朕思念至於久遠而功名不

著亡以尊天誼施後世今欲羞次列侯功以定朝位師古

日以功之高下臧于高廟世世勿絕嗣子各襲其功位

其與列侯議定奏之丞相臣平言師古曰謹與絳侯臣

勃師古曰曲周侯臣商師古曰賴陰侯臣嬰師古曰安

國侯臣陵等議師古曰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應劭曰

同諸侯四時皆得賜餐錢文穎曰食邑中更名奉錢如

今長吏食奉自復餐錢即租奉也亭昭曰熟食曰食酒

為食錢食小食也師古曰餐食同一字耳音干安反食

所謂云食物也餐錢賜厨膳錢也陛下加惠以功次定

朝位如淳曰功大者位在上功臣請臧高廟奏可春正

宋祁江表文類註又邑中序上有所食字篆錢篆改作篆景祐刊誤謂篆非租稅當改為篆錢又篆那注文稅租字上有或曰字

永邦曰注文英字一本作鉄非是

月乙卯地震羌道師古曰武都郡夏六月丙戌晦日有蝕之秋七月恒山王

道屬武都郡師古曰羌道屬隴西郡武都道山崩

不疑薨行入銖錢應劭曰日本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

鑄莢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民患其太輕至此復行八銖錢

三年夏江水漢水溢流民四千餘家師古曰水所漂沒也秋星晝

見

四年夏少帝自知非皇后子出怨言皇太后幽之永巷

如淳曰列女傳周宣姜后脫簪珥待罪永巷後詔曰凡

有天下治萬民者蓋之如天空之如地上有驩心巨使

百姓百姓欣然巨驩其上驩欣交通而天下治今皇帝

疾父不巳廼失惑昏亂不能繼嗣奉宗廟守祭祀不可

屬天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其議代之羣臣皆曰皇太后為天

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甚深頓首奉詔五月丙辰立恒

山王弘為皇帝晉山曰史記惠帝元年子不疑為常山

疑也以弟襄城侯山為常山王更名義丙辰立常山王

五年春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韋昭曰王以武為號

說佗也成湯曰吾心甚因自號武王佗秋八月淮陽王

彊薨九月發河東上黨騎屯北地

六年春星晝見夏四月赦天下秩長陵令二千石

劉敞曰類彙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王乎聖人者人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則亦猶言謂文王為聖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

宋祁曰分字刻本為
錄非是武帝時始造
五銖錢

陵高祖陵尊之六月城長陵張晏曰長陵邑黃築城也故增其令秩也長陵城同七里百八十步因為殿垣門四出及便殿掖疾諸官寺皆在中是即就陵為城非止謂邑居也匈奴寇狄道攻阿陽師古曰狄道屬隴西阿陽天水之縣也今流俗書本或作河陽者非也

行五分錢應劭曰所謂莢錢也

七年冬十二月匈奴寇狄道略二千餘人春正月丁丑趙王友幽死于邸己丑晦日有蝕之既以梁王呂產為

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劉

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疆計請以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

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

天同時而此紀太后臨朝便封王諸呂七年夏五月辛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

未詔曰昭靈夫人太上皇妃也武哀侯張晏曰高宣夫

人高皇帝兄姊也如淳曰皆追謚號謚不稱其議尊號丞相臣

平等請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武哀侯曰武哀王宣夫

人曰昭哀后六月趙王恢自殺秋九月燕王建薨南越

侵盜長沙遣隆慮侯竈將兵擊之應劭曰竈姓周高在功臣也隆慮今林慮

也後避殤帝諱故改之師古曰慮音慮

八年春封中謁者張釋卿為列侯孟康曰宣官也如淳

贊受事灌嬰為中謁者後常以閣諸中官宦者令丞皆

人為之諸官加中者多關人也

賜管關內侯食邑如淳曰列侯出關內之侯但爵

租稅宣紀曰德武食邑是也師古曰諸中官凡

人給事於中者皆是也宣者令丞皆之

嘉靖九年刊

宋本曰按秦世云
皇子封為王者
古諸侯加号稱王
故云諸侯王封為
侯者謂之諸侯

宋本曰景德本
祭作祭

水漢水溢流萬餘家秋七月辛巳皇太后崩于未央宮
遺詔賜諸侯王各千金將相列侯不至郎吏各有差大
赦天下上將軍祿相國產額兵秉政師古曰讀與真同自知背
高皇帝約師古曰非劉氏而侯王非有功而侯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謀因
謀作亂時齊悼惠王子朱虛侯章在京師以祿女為婦
知其謀廼使人告元齊王令發兵西章欲與太尉勃丞
相平為內應以誅諸呂齊王遂發兵又詐琅邪王澤發
其國兵并將而西產祿等遣大將軍灌嬰將兵擊之嬰
至滎陽使人諭齊王與連和待呂氏變而共誅之師古曰變謂發動也太尉勃與丞相平謀以曲周侯酈商寄與祿善
使人劫商令寄給說祿師古曰給說也曰高帝與呂后共定天
下劉氏所立九王呂氏所立三王皆大臣之議事已布
告諸侯王諸侯王以為宜今太后崩帝少足下不急之
國守藩師古曰師古曰之往也廼為上將將兵留此為大臣諸侯所疑
何不速歸將軍印以兵屬太尉師古曰屬音之欲反請梁王亦歸
相國印與大臣盟而之國齊兵必罷大臣得安足下高
枕而王千里此萬世之利也祿然其計使人報產及諸
呂老人或以為不便計猶豫師古曰猶豫猶如磨善登木此獸性多疑慮常居山中忽聞有聲即恐有人且來言之每豫上樹父之無人然多取下須臾又上如此非一故不決者稱猶豫焉一日臨晉謂天子為猶犬隨人行每豫在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云猶象也磨音凡

嘉靖九年刊

宋祁曰呂頌榘曾妻封昭光侯

所決祿信寄與俱出游適其姪呂頌張晏曰頌音頌頌頌

怒曰汝為將而喜事呂氏今無處矣師古曰言見其滅無處所也處字或

作類言無種類也迺悉出禁玉寶器散堂下曰無為它人守也

八月庚申平陽侯窋符御史大夫事師古曰窋曹參子也音竹出反

汝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窋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非行也疑此紀誤見相國產計

事郎中令賈壽使從齊來因數產師古曰數責之也音數具反曰王

不早之國今雖欲行尚可得邪具以灌嬰與齊楚合從

狀告產師古曰齊楚俱在山東連兵而後誅諸呂亦猶六國為從以駭秦故言合從也從音子容反

平陽侯窋聞其語馳告丞相平大尉勃勃欲入北軍不

得入襄平侯紀通尚符節張晏曰紀通信于也尚主也今符節令也晉灼曰紀信焚

豈當忌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

死不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迺令持節矯內以成死事故封侯師古曰晉說是也

勃北軍師古曰矯詐也詐勃復令酈寄典客劉揭說祿

應劭曰典客今大鴻臚也師古曰揭音揭曰帝使太尉守北軍欲令足下之

國急歸將軍印辭去不然禍且起祿遂解印屬典客師古

曰屬音反而呂兵授大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呂

氏右袒為劉氏左袒師古曰袒脫衣袖而肉袒也左軍者偏袒其一耳袒音徒旱反

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然尚有南軍丞相平召宋虛侯章

佐勃勃令章監軍明令平陽侯告衛尉毋內相國產殿

門產不知祿已去北軍入未央宮欲為亂殿門弗內俳

徊往來師古曰俳不美之意平陽侯馳語太尉勃勃尚

宋祁曰南本作婦印綾去

嘉靖九年刊

宋祁曰越本邵本
並無日字

恐不勝未敢譏言誅之師古曰誅也廷謂宋虛侯章曰急

入宮衛帝章從勃請卒入未央宮掖門師古曰非正門而在

兩旁若人見產廷中日師古曰非即時逐擊產產走天大風從官

亂莫敢鬪者逐產殺之師古曰非即中府吏舍廁中如淳曰百官表令郎中掌

官殿門戶故其府在章已殺產帝令謁者持節勞章師古曰

官中後轉為光祿勳師古曰章欲奪節謁者不肯章迺從與載因節信馳斬長

樂衛尉呂更始師古曰因謁者所持之節用為信也章

還入北軍復報太尉勃起拜賀章曰所患獨產今

已誅天下定矣辛酉斬呂祿答殺呂頊分部悉捕諸呂

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師古曰大臣相與陰謀以為少

帝及三弟為王者皆非孝惠子復共誅之尊立文帝語

在周勃高五王傳

贊曰孝惠高后之時海內得離戰國之苦君臣俱欲無

為故惠帝拱師古曰而治高后女主制政不出房闈師古曰

日闈宮中小而天下晏然刑罰罕用民務稼穡衣食滋

豐師古曰滋益師古曰也師古曰殖生也

高后紀第三終

前漢書三

高后紀第三終

前漢書三

前漢書三

前漢書三

宋祁曰景德本氏
作人

文帝紀第四

前漢書四

孝文皇帝荀悅曰諱恒之字曰常應高祖中子也母曰

薄姬如淳曰姬音怡衆妾之摠稱漢官儀曰姬妾數百

陵書姬並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婕妤下在八子上

師古曰姬者本周之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

皆稱姬焉故左氏傳曰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姜亦大國

女也後因摠謂衆妾為姬史記云高祖居山東時好美

姬是也若姬是宮號不應云幸姬戚夫人且外戚傳備

列后紀諸宮無姬職也如云衆妾摠稱則近之不當音

怡宜依字也高祖十一年誅陳豨定代地立子恒為代

王都中都十七年秋高后崩張晏曰代王諸呂謀為亂

欲殺劉氏丞相陳平太宗周勃朱虛侯劉章等共誅之

謀立代王謂在高后紀高五王傳大臣遂使人迎代王

嘉靖二十九年

卷之四

一

受

犬牙 顏秘監
云如犬之牙不相
當值而相銜也

郎中令張武等議皆曰漢大臣皆故高帝時將習兵事
多謀詐其屬意非止此也師古曰言常有異志也屬意
特畏高帝呂太后威耳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師古
音大類反本字當作以迎大王為名實不可信願稱疾
無往以觀其變中尉宋昌進曰羣臣之議皆非也夫秦
失其政豪桀並起人人自以為得之者以萬數然卒踐
天子位者劉氏也天下絕望一矣高帝王子弟地犬牙
相制所謂盤石之宗也師古曰犬牙言地形天下服其
疆一矣漢興除秦煩苛約法令施德惠師古曰人人自
安難動搖三矣夫以呂太后之嚴立諸呂為三王擅權

專制然而太尉以一節入北軍一呼師古曰呼也音
士皆袒左為劉氏畔諸呂卒以滅之此乃天機非人力
也今大臣雖欲為變百姓弗為使師古曰為其黨寧能
專一邪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畏吳楚淮南琅邪齊代
之疆方今高帝子獨淮南王與太王大王又長賢聖仁
孝聞於天下故大臣因天下之心而欲迎立太王大王
勿疑也代王報太后計猶豫未定卜之兆得大橫應劭
曰兆筮曰卦卜以占曰大橫庚庚余為天王夏啓以光
荆灼龜文正橫也李奇曰庚庚其繇文也占謂其繇
也張晏曰先是五帝官天下老則嬪賢至夏啓始傳嗣
龍光先君之業文帝亦襲父迹言似啓也師代王曰寡
古曰繇音大義反本作籍籍書也謂讀卜詞代王曰寡
嘉靖九年刊

宋都曰江中本注又張晏
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
更也更言更去諸侯而
即帝位也二十字

六人各乘一乘也

人固已為王又何王乎一人曰所謂天王者乃天子也
於是代王乃適太后弟薄昭見太尉勃勃等具言所以
迎立王者師古曰說所以昭還報曰信矣無可疑者代
王笑謂宋昌曰果如今言乃今宋昌驂乘師古曰乘車
左御者居中又有一人處車之右以備傾側是以戎事
則稱車右其餘則曰驂乘驂者三也蓋取三人為名義
耳張武等六人乘六乘師古曰傳車六乘也謂長安
至高陵止而使宋昌先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蘇林曰
里北三丞相已下皆迎昌還報代王乃進至渭橋羣臣拜
謁稱臣代王下拜太尉勃進曰願請間師古曰間容也
請容暇之頃當有所陳不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
欲於衆顯論也他皆類此

劉歆曰已酉去誅諸
呂三十七日矣

宋祁曰註文不詳南
本作不詳為長老云
不詳其有爵位則
高后元年已至三
三後而弘又為帝非
不詳也

私王者無私太尉勃乃跪上天子璽代王謝曰至邸而
議之師古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閨月已
西入代邸羣臣從至上議曰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
軍臣武服虔曰柴武御史大夫臣蒼文穎曰張蒼宗正臣郢文穎曰劉
郢朱虛侯臣章東牟侯臣興居典客臣揭蘇林曰劉揭
音再拜言大王足下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師古曰
有爵位故不當奉宗廟臣謹請陰安侯蘇林曰高帝兄
伯妻羹頡侯母
丘嫂也晉灼曰若蕭頃土后蘇林曰高帝兄仲妻也仲
侯子沸為吳王故追謚為頃王如淳曰王後廢為郃陽
陽侯喜以子沸為王追謚為頃王如淳曰王後廢為郃陽
呂籍為林光侯蕭何夫人亦為郃侯又宗室侯表此時
無陰安侯安知其為頃王后也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
嘉靖九年刊

師言忽忘也
劉歆曰忽言輕易也

嫂也師古曰諸益為頌者琅邪王文穎曰列侯吏二千
漢書例作頌字讀皆曰頌頌者
石議大王高皇帝子宜為嗣願大王即天子位代王曰
奉高帝宗廟重事也寡人不佞師古曰不佞師古曰不佞師古曰不佞師古曰不佞
曰稱副也音尺願請楚王計宜者蘇林曰楚王名寡人
孕反其下皆同願請楚王計宜者交高帝弟也
弗敢當羣臣皆伏固請代王西鄉讓者三南鄉讓者再
如淳曰讓羣臣也或曰賓主位東西面君臣位南北面
故西鄉坐二三讓不受羣臣猶稱宜乃更南鄉坐示變即
君位之漸也師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
占曰鄉讀曰嚮丞相平等皆曰臣伏計之大王奉高祖
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諸侯萬民皆以為宜臣等為宗廟
社稷計不敢忽願大王幸聽臣等臣謹奏天子爾爾符再
拜上代王曰宗室將相王列侯以為其宜寡人寡人不

宋祁曰是德本無
制詔二字

宋祁曰師南本浙
本並作師

敢辭遂即天子位羣臣以次侍師古曰各侍太僕嬰東
牟侯興居先清宮應劭曰舊典天子行幸所至必道靜
奉天子法駕迎代邸如淳曰法駕者侍中警乘皇帝即
曰又入未央宮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
郎中令行殿中師古曰行謂紫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
丞相太尉御史大夫間者諸呂用事擅權師古曰間者
皆做此謀為大逆欲危劉氏宗廟賴將相列侯宗室大
臣誅之皆伏其辜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
子百戶牛酒蘇林曰百戶賜女子賜牛酒師古曰賜爵
素也率百戶共得牛若千醢五日師古曰音音蕭文類
嘉靖九年刊

上無故奪飲酒罰晉書曰今謂得令合委飲食五日也師古曰輔之食為謂服言是也字或作謂言義同

元年冬十月辛亥皇帝見于高廟遣車騎將軍宣薄昭迎皇太后于代詔曰前呂產自置為相國呂祿為上將軍擅遣將軍灌嬰將兵擊齊欲代劉氏嬰留榮陽與諸侯合謀以誅呂氏呂產欲為不善丞相平與太尉勃等謀奪產等軍朱虛侯章首先捕斬產太尉勃身率襄平侯通持節承詔入北軍典客揭奪呂祿印其益封太尉勃

宋祁曰呂產南本
浙本無呂字

邑萬戶賜金五千斤丞相平將軍嬰邑各三千戶金二千斤朱虛侯章襄平侯通邑各二千戶金千斤封典客

宋祁曰南本無也字

揭為陽信侯賜金千斤十二月立趙幽王子遂為趙王徙琅邪王澤為燕王呂氏所奪齊楚地皆歸之盡除收祭相坐律令應劭曰祭子也秦法一人有罪并其家室除此律師古曰祭讀與奴同假借字也

正月有司請蚤建太子所以尊宗廟也詔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敢饗也天下人民未有凶咎應劭曰凶音

古曰惡今縱不能傳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嬪天下焉晉灼曰嬪而曰願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謂增益也

音宜用反謂天下何以師古曰慎言何其安之師古曰安他皆類此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闕天下之義理多矣如淳

宣
宣
宣

宋初自趙本專作
師古曰不取猶言不
用此為善也

德更明於國家之體吳王於朕兄也淮南王弟也皆柔
德以陪朕陪讀也豈為不蒙哉諸侯王宗室兄弟有功
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
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師古曰必子
子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
也朕甚不取有司固請曰古者殷周有國治安皆且千
歲有天下者莫長焉師古曰言上古以來國用此道也
師古曰所以能爾者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高帝始平
天下建諸侯為帝者太祖諸侯王列侯始受國者亦皆
為其國祖子孫繼嗣世世不絕天下之大義也故高帝

設之以撫海內師古曰設置立也今釋宜建師古曰釋捨也
而更選於諸侯宗室非高帝之志也更議不宜師古曰不
當更子啓最長文穎曰敦厚慈仁請建以為太子上乃
許之因賜天下民當為父後者爵下級師古曰雖非已
者即得封將軍薄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三月有司請立皇
后皇太后曰立太子毋竇氏為皇后詔曰方春和時草
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
人或陷於死亡服虔曰陷音反姑之姑孟康曰姑音古
日服孟二而莫之省音並莫音並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
所以振貸之師古曰振起也為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
嘉靖九年刊

宣

非也自別有訓 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師古曰

短乃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師古曰又無布帛

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

受鬻者或以陳粟師古曰稟給也書序稟也給不使為

我取其陳鬻言言之六豈稱養老之意哉且為令師古曰

為修有司請令縣道師古曰或縣或道皆用年八十已

上賜米八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已上又賜

帛人二疋絮三斤師古曰絮綿也賜物及當粟鬻米者長吏閱

視丞若尉致師古曰長吏之令長也若者豫及之不

滿九十當夫令史致二千石遺都吏循行師古曰取其

如漢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開惠曉事即為不稱者

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也行音下孟反

督之師古曰循行有不如詔意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

用此令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以上為耐耐能任

者也言八十九十之人雖合加賜其中楚元王交薨四

月齊楚地震二十九山同日崩大水潰出師古曰旁決

出六月令郡國無災獻施惠天下諸侯四夷遠近驩洽

乃脩代來功師古曰自代來詔曰方大臣誅諸呂迎朕

朕狐疑皆止朕師古曰狐之為獸其性多疑每渡冰唯

中尉宋昌勸朕朕已得保宗廟已尊昌為衛將軍師古曰

其官秩高其封昌為壯武侯諸從朕六人官皆至九卿師古曰

嘉靖九年刊

二

曰張武等又曰列侯從高帝入蜀漢者六十八人益邑各三

百戶吏二千石以上從高帝潁川守尊等十人食邑六

百戶淮陽守申屠嘉等十人五百戶衛尉足等十人四

百戶封淮南王舅趙兼為周陽侯齊王舅駟鈞為靖郭

侯如淳曰邑名也六國時齊有靖郭君靖音靜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鄒侯駟鈞以齊王舅侯今此云靖郭豈初封靖郭後改為鄒乎故常山丞相蔡兼為樊侯

鄒音一戶反又音於庶反

二年冬十月丞相陳平薨詔曰朕聞古者諸侯建國千

餘各守其地以時入貢民不勞苦上下驩欣靡有違德

今列侯多居長安邑遠師古曰所食邑去長安遠吏卒給輸費苦而

列侯亦無繇教訓其民師古曰繇與由同其令列侯之國為吏

及詔所止者遣太子李奇曰為吏謂為卿大夫者十一詔所止特以恩愛見留者

月癸卯晦日有食之詔曰朕聞之天生民為之置君以

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師古

曰治音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師古曰適讀直吏反

張華反見災孰大焉師古曰災莫大於此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

音胡電反

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于一人唯二三執

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

師古曰三光日月星也累音力瑞反

其不德大矣今至其悉思朕之過失

謂此詔書及知見之所不及以啓告朕師古曰啓音啓開也言以過失開告朕躬是則於朕及舉賢良方正為恩惠也商書說命曰啓乃心沃朕心

嘉靖九年刊

宋祁曰種林注文個
字下當有然字

宋祁曰傳合置
既置按廣雅置
驛也

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師古曰匡正也逮及也

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師古曰省減也音及

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師古曰非安貌也孟康曰憫

猶介然也非姦非也師古曰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

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師古曰飭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

馬遺財足師古曰遺留也財與纒同纒少也太僕餘皆

以給傳置師古曰傳音漲戀反置者置傳春正月丁亥

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籍田籍田應劭曰古者天子耕

籍者帝王典籍之常也韋昭曰籍借也借民力以治之

朕親耕后親桑為天下先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

位不籍千畝魏文公諫朕親率耕以給宗廟粢盛

斯則籍非假借明矣粢盛師古曰黍稷也

曰盛粢音咨民謫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

救之師古曰種者五穀之種也食者所以三月有司請

立皇子為諸侯王詔曰前趙幽王幽死朕甚憐之已立

其太子遂為趙王遂弟辟彊師古曰辟彊言辟禦彊梁

必亦反彊音其良反一說辟讀曰闢彊讀曰疆闢疆言

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

曰辟彊行人還之曰啓彊辟彊天子之號也諸侯及齊

悼惠王子朱虛侯章東牟侯興居有功可王乃遂立辟

彊為河間王章為城陽王興居為濟北王因立皇子武

嘉靖九年刊

前漢紀四

卷二

受

劉敞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祝祝少實也故史得以為大逆

朝有進善之旌應劭曰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令民進善也如淳曰欲有進者立於旌下言
之誹謗之木服虔曰堯作之橋梁文午柱頭應劭曰橋梁邊板所以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
今乃復施也師古曰應說是也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
詆言之罪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
妖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
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護師古曰謾欺也初為要約共行祝詛後相欺誑
中道而止無實事也謾音慢又音莫連反吏以為大逆
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師古曰抵
觸也亦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九月初
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

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符第五枚長五寸鑄
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
師古曰與郡守為符者謂各分其半詔曰農天下之本
右留京師左以與之使音所吏反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
師古曰衣食之絕致有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羣臣農以
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師古曰免
三年冬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丁卯晦日有蝕
之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
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十二月大尉潁
陰侯灌嬰為丞相罷太尉官屬丞相夏四月莒陽王章
薨淮南王長殺辟陽侯審食其師古曰食其家五月匈奴入

嘉靖九年刊

漢書卷九十九

卷九十九

九

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絀本無酒葛二字

居北地河南為寇師古曰北地郡之北黃上幸甘泉

日蔡筆云天子車駕所至民臣以酒食帛葛絀幸也師古曰甘泉在雲陽本秦林元宮

擊匈奴匈奴去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上自甘

泉之高奴師古曰之姓也因幸太原見故羣臣皆賜之

舉功行賞諸民里賜牛酒師古曰別率賜之復晉陽中都民三

歲租師古曰復留游太原十餘日濟北王興居聞帝之

代欲自擊匈奴乃反發兵欲襲滎陽於是詔罷丞相兵

以棘蒲侯柴武為大將軍臣瓚曰漢帝每紀為陳將四

將軍十萬眾擊之祁侯繒賀為將軍軍滎陽秋七月上

自太原至長安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誅誤吏民師古曰

亦誤也為大逆濟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呂軍城邑

降者皆赦之復官爵師古曰復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

之師古曰雖始與興居共反八月虜濟北王興居自殺

赦諸與興居反者

四年冬十二月丞相灌嬰薨夏五月復諸劉有屬籍家

無所與師古曰復音方賜諸侯王子邑各二千戶秋九

月封齊悼惠王子七人為列侯絳侯周勃有罪逮請廷

尉詔獄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還顧

度卑狹若顧成二而成德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

賈誼曰因顧成之廟為天下太宗與漢無極如淳曰身

嘉靖六年刊

劉劭曰高帝詔曰與經居去來者皆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前漢書

二

存而為廟其書之額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淵昭帝廟號始元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師古曰以還顧見城因即為名於義無取又畫本不作城郭字應說近之

五年春二月十一地震夏四月除盜鑄錢令應劭曰聽更造

四銖錢文應劭曰文帝以五分錢太輕小更作四銖錢

六年冬十月桃李華十一月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

道死雍師古曰遷於蜀郡之嚴道行

七年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

石無得擅徵捕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

得稱夏四月天下六月癸酉未央宮東闕災不思災淳如

口東闕與其兩旁災不思皆災也晉灼曰東闕之災不思獨

其形不思然
曰屏也

八年夏封淮王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有長星出于東

方文穎曰亭長三星其占略同然其形象小異星

掃慧長星光出蓬蓬亭也慧星光芒長參參如

丈無常也大上一有一直指或竟天或十丈或三丈或二

九年春大旱

十年冬行幸甘泉將軍海昭死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

之飲酒欲令白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承往哭之乃自

殺有罪故言死好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

侍郎酌為昭心一侍郎謫河之時此郎下沐昭使人殺

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感恩澤侯表云坐殺漢

鄭說是也
嘉靖九年刊

嘉靖九年刊

十一年冬十一月行幸代春正月上自代還夏六月梁
王揖薨匈奴寇狄道

十二年冬十一月河決東郡春正月賜諸侯王女邑各
二千戶二月出孝惠皇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三月除關

無用傳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

奇曰傳祭也無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祭或用詔曰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

加辟師古曰辟讀歲一不登民有飢色言五穀一歲不

成則衆庶飢餓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師古曰

農事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師古曰樹謂栽植也而功未興是

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

之省師古曰省視也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又

曰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為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

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

之縣云無應令師古曰無孝悌力田豈實人情是吏舉

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

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二匹師古曰

石以上每百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

悌力田常師古曰計戶口之數以率令各率其意以

道民焉師古曰道

嘉靖九年刊

列飲曰謂疑當
作為字

十三年春二月甲寅詔曰朕親率天下農耕以供粢盛

皇后親桑以奉祭服其具禮儀師古曰立特夏除祕

祝應劭曰祕祝之官移過于語在郊祀志五月除肉刑

法語在刑法志六月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廩

身從事晉灼曰廩古勤字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

也李奇曰本農也末賈也言農與賈俱出租無異也故除田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

其餘田之租稅賜天下孤寡布帛絮各有數

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師古曰功臣表云

地都尉印力戰死事文帝十四年封與此正合然則印姓孫而徐廣乃云姓段說者因曰段會宗即印之玄孫無所據也會宗漢書有傳班固遣三將軍軍隴西北地

不云是印後何從而知之乎

上郡中尉周舍為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為車騎將軍

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申教令師古曰申謂約也賜吏卒自欲征匈奴羣臣諫不聽皇太后固要上

乃止文穎曰要劫也於是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

建成侯董赫內史藥布皆為將軍擊匈奴匈奴走春詔

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

彌長以不敏不明師古曰敏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

師古曰媿古愧字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師古曰築土為壇除地為場幣祭神之帛

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

後已師古曰以賢為及親也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如

嘉靖九年

曰釐福也賈誼傳受釐坐宣室是也師皆歸福於朕躬
古曰釐本字作禧假借用耳同音借
 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
 百姓不與焉師古曰是重吾不德也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令祠
 官致敬無有所祈

十五年春黃龍見於成紀師古曰成紀隴西縣上乃下詔議郊祀

公孫臣明服色新垣平設五廟文穎曰公孫臣魯人也應劭曰新垣平趙人也

五帝赦天下脩名山大川嘗祀而絕者有司以歲時致

禮九月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

親策之傅納以言師古曰傅讀曰敷敷語在鼂錯傳師

千故反

十六年夏四月上郊祀五帝于渭陽韋昭曰在渭城師

三人皆為王秋九月得玉杯應劭曰新垣平刻曰人主

延壽令天下大酺明年改元

後元年張晏曰新垣平候口再中以為吉冬十月新垣

平詐覺謀反師古曰以詐事發覺夷三族春三月孝惠

皇后張氏薨張晏曰后黨於呂氏詔曰間者數年比不

登師古曰此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

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師古曰與

嘉靖九年刊

宋祁曰按紀年通議
 云史記文紀十七年
 書得玉杯曰人主延
 壽於是天子更始為
 元年而不著後字
 至班固則於此顯
 曰後元年然則當
 時玉杯冊中之異
 但稱元耳史家遂
 書後字以別初元
 黃氏曰抄四十六衛缺公
 亡在外十二年而入初後
 元年出公在外四年後
 亦稱後元年漢文之
 初後元其死於此

山谷十四卷註引
宋庠紀年通譜云
宋文帝後元年
注班固追書後
字以別初元

宋初曰隱字下
一有也字

其於反下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
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
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之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
加益師古曰度謂量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
甚不足者其谷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
蕃師古曰末謂工尚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為酒醪以糜穀者多師古曰
酒也靡散也醪音來高反靡音糜六畜之食焉者殺與細大之義吾未
能得其中師古曰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
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憊
二年夏行幸雍棧陽宮蘇林曰棧音域張晏曰秦昭王

費異本
作廢

六月代王參薨匈奴和親詔曰朕既不明不能遠德使
方外之國或不寧息夫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師古曰戎
日四荒言其荒忽去來無常也爾雅封圻之內勤勞不
日孤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封圻之內勤勞不
處師古曰圻亦畿字王畿二者之咎皆自於朕之德薄
而不能遠達也聞者累年匈奴並暴邊境多殺吏民邊
臣兵吏又不能諭其內志以重吾不德師古曰諭曉告
夫久結難連兵中外之國將何以自寧今朕夙興夜寐
勤勞天下憂苦萬民為之惻惶不安未嘗一日忘於心
故遣使者冠蓋相望結轍於道韋昭曰使書徑以諭朕
志於單于師古曰單于匈奴天今單于反古之道師古
言加諸九年刊

機

還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素細過借之大
道也之往也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
曰元元和親以定始於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

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二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

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

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陰名也句注之句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長安細柳營在渭北近石

張揖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

再宿曰信過信為次細古曰句注傳云置三將軍軍長

則細柳不在渭北韓門雪上此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

祝茲疾徐庶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

門在橫以備胡夏四日大旱蝗師古曰蝗即螻也食苗

音胡光反令諸美無入貢山澤不禁與之同其利

減諸服御損郎吏官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

以振民民得買爵

宋祁曰如淳注文
長安下一有固字

還計社稷之安便萬民之利新與朕俱素細過借之大
道也之往也也俱也結兄弟之義以全天下元元之民師
善意也和親以定始於今年

三年春二月行幸代

四年夏四月丙寅晦日有食之五月赦天下免官奴婢

為庶人行幸雍

五年春正月行幸隴西二月行幸雍秋七月行幸代

六年冬匈奴三萬騎入上郡三萬騎入雲中以中大夫

令免為車騎將軍屯飛狐如淳曰在代郡師古曰中大

諸將軍下至徐厲皆書姓而徐廣以為中大夫令是官

帝時無此官而中大夫是故楚相蘇意為將軍屯句注

應劭曰山險名也在雁門陰將軍張武屯北地河內太

守周亞夫為將軍次細柳服虔曰在長安西北如淳曰

張楫曰在昆明池南今有柳市是也臣瓚曰一宿曰宿

再宿曰信過信為次細古曰句安傳云置三將軍軍長

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雲上此則細柳不在渭北宗正劉禮為將軍次霸上

祝茲疾徐庶為將軍次棘門孟康曰在長安北秦時宮

門在橫以備胡夏四日大旱蝗師古曰蝗即益也食苗

音胡光反令諸侯無入貢施山澤師古曰施即為籛煙蝗

燻音鍾減諸服御損郎吏官發倉庾應劭曰水漕倉曰庾胡公

以振民民得買爵

嘉靖二年

宋祁曰如淳注文
長安下一有圖字

師古曰美何也

七年夏六月己亥帝崩于未央宮臣贊曰帝年二十三
壽四十遺詔曰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不有死
師古曰始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矣可甚哀當今之
生者曰萌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矣可甚哀當今之
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師古曰臨
音力禁反下云服臨以罹災者之數師古曰罹哀人父
當臨者音並同也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絕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
師古曰重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
音直用反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方內
安寧臣贊曰方四方也內中也猶云中外靡有兵革朕

劉放曰身讀曰致
言得以天年供養
千宗廟秋之不明
而蒙此秋是可惜
也其美哀念乎
劉敬同

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師古曰過行行有
也下更反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
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美哀念之有如淳曰得
善矣晉灼曰若以朕不明當嘉善朕之儉約何哀念之
有也師古曰如晉之說非也與讀曰歟音弋於反帝自
言或者豈朕見之不明乎以不可嘉為嘉耳然朕自謂
得終天年供養高廟為可嘉之事無所哀念也今俗語
猶然其意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師古
謂此詔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自當給喪事服
臨者皆無踐伏儼曰踐剪也謂無剪衰也孟康曰踐踐
晉二說經帶無過三寸無布車及兵器師古曰孟
是也服虔曰不施輕車介士無發民哭官殿中當臨
也師古曰應說是也

嘉靖九年刊

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非旦夕臨持禁無得
擅采臨以下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
四日緘七日釋服服度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緘細
為領緣緘者禫也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
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
二說也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
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
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
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攽曰文帝制此
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
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
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
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
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
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論國家之制
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

車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典屯郎中令張武

為復土將軍如亭曰主穿一窟窟瘞軍也師古曰穿擴出

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賜諸侯王已下至孝

悌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

長安東南

誓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園車騎服御無

嘉靖九年刊

者皆以日夕各十五舉音禮畢罷悲旦夕臨持禁無得擅哭臨以下音義與高紀同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緘七日釋服服虔曰皆當言大功小功布也緘細也晉灼曰漢書例以紅為功也師古曰紅與功同服晉二說也是也此喪制者文帝自率已意創而為之非有取於周禮也何為以日易月乎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禫又無七月也應氏既失之於前而近代學者因循謬說未之思也。劉歆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已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攷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比類從事師古曰言此詔中無文者皆以類比而

車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

應劭曰因山為藏不復起墳山下歸夫人以下至少使

川流不過絕就其水名以為陵號

應劭曰夫人以下有美人良人八子令中尉亞夫為車

七子長使少使皆遣歸家重絕人類

騎將軍屬國悍為將屯將軍師古曰屯軍以備非常郎中令張武

為復土將軍如亭曰主穿一窟窟卒也師古曰卒擴出

土復反還也發近縣卒萬六千人發內史卒萬五千人

音扶目反藏郭穿復土屬將軍武師古曰即賜諸侯王已下至孝

梯力田金錢帛各有數乙巳葬霸陵師古曰自崩至葬

長安東南嘉靖九年刊誓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

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

所增益有不便輒施以利民師古曰施廣嘗欲作露臺
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
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為師古曰今新豐縣南驪山
猶有文帝所身衣弋絺如淳曰弋是也黑也黑也絺厚縹縹
欲作臺之處音大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為
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因其山
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為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
遂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發
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表益
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賂金錢覺更加

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
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應劭曰措置也民不犯法無所
天之下死罪人不過數烏呼仁哉百幾近也音巨衣反

文帝紀第四終

前漢書四

嘉靖九年刊

景帝紀第五

前漢書五

孝景皇帝

荀悅曰諱啓之字曰開應劭曰禮謚法布義行剛曰景

文帝太子也母

曰竇皇后後七年六月文帝崩丁未太子即皇帝位尊

皇太后薄氏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九月有星孛

于西方

古者謂之祖也高祖是也始於天一者為宗文帝稱

有德可尊○劉放曰頽說非也始受命者制禮樂各有

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

自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正張晏曰

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

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

嘉靖九年刊

釀醇酒也味厚故以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

薦宗廟耐音直致反文始舞執羽籥五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

孝惠廟耐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

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除除誹謗去肉刑賞賜

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師古曰遂成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師古

曰耆讀罪人不祭蘇林曰刑不及妻子不誅亡罪不私

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

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

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

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師古曰稱副音尺孕反其為孝文皇

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于萬

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

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師古曰申署嘉陛下永思孝道立

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

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

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

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相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

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

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

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

皆為侍祭師古曰張詡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

嘉靖九年

前漢紀五

二

亥

劉牧曰淫糜麻
食曰薦下折一
曰字

非謂郡國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

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太平朕甚痛之郡國或磽确無所

農桑穀畜師古曰磽謂磽确瘠薄也隱謂穠隘也穀謂

古繫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如淳曰莊周

薦一曰草稠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

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贊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

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

本作紀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

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

相更議者令蘇林曰著音著憤之著師古曰蘇廷尉信

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

償其直勿論罪也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

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它物吏遷徙免罪受其故官屬

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

伍無爵罰金一丁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

師古曰界與也以所受之又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

嘉靖元年

嘉靖元年

係列侯下毛平活板本有師古曰係奇胡計及注大字

又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又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又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又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又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又有能捕告界其所受臧

劉攽曰注廉麻
食曰薦下衍一
曰字

非謂郡國請宣布天下制曰可春正月詔曰間者歲比

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确無所

農桑敷畜師古曰磽謂磽确瘠薄也應謂福隘也敷謂

字古繫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從如淳曰莊周

薦一曰草稠曰薦深曰莽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夏四月赦天

下賜民爵一級遣御史大夫青翟至代下與匈奴和親

文穎曰姓嚴諱青翟臣贊曰此陶青也莊青翟乃自武

帝時人此紀誤師古曰後人傳習不曉妄增翟字耳非

本作紀五月令田半租秋七月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

食免重受財物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為當時律

相更議著令蘇林曰著音著憤之著師古曰蘇廷尉信

謹與丞相議曰師古曰丞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

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

償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它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為

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飲食者吏遷徙免罪受其故官屬

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奪

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為士伍又免

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若言從士卒之

伍無爵罰金二斤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異其所受臧

師古曰異與也以所受之臧

二年冬十二月有星孛于西南令天下男子年二十始

嘉靖元年

三

奎

傳師古曰舊法一三今此二十一夏春三月立皇子德

為河間王師古曰關為臨江王師古曰餘為淮陽王非為汝

南王彭祖為廣川王發為長沙王夏四月壬午大皇太

后崩服虔曰文帝六月丞相嘉薨封故相國蕭何孫係

為列侯秋與匈奴和親

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晉灼曰紀通子也功臣

侯孝景二年康侯相夫嗣推其子恢說不孝謀反欲以

殺嘉大逆無道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

而自謀反欲令其父曰此解非也恢說有私怨於其父

復故爵如淳曰律夫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論恢

說及妻子如法春正月淮陽王宮正殿災吳王濞膠西

王卬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師古曰辟音璧又菑

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舉兵反大赦天下遣太尉亞夫

師古曰大將軍竇嬰將兵擊之斬御史大夫晁錯以謝

七國晉灼曰錯音錯置之二月壬子晦日有蝕之諸將

破七國斬首十餘萬級追斬吳王濞於丹徒膠西王卬

楚王戊趙王遂濟南王辟光菑川王賢膠東王雄渠皆

自殺夏六月詔曰逆者吳王濞等為逆起兵相齎誑誤

吏民吏民不得已師古曰已止也言不得今濞等已滅

吏民當坐濞等及逋逃亡軍者皆赦之楚元王子執等

嘉靖九年

與邊等為逆師古曰朕不忍加法除其籍母令汙宗室

立平陸侯劉禮為楚王續元王後孟康曰禮王子也立皇子端

為膠西王勝為中山王賜民爵一級

四年春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應劭曰文帝十二年除關無用傳至此復用傳以七

國新反夏四月己巳立皇子榮為皇太子徹為膠東王備非常

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秋七月臨江王闕薨十月戊

戌晦日有蝕之劉歆曰此年記在年終誤

五年春正月作陽陵邑張晏曰景帝作壽陵起邑夏募民徙陽陵賜

錢二十萬遣公主嫁匈奴單于

六年冬十二月雷霖雨秋九月皇后薄氏廢

七年冬十一月庚寅晦日有蝕之春正月廢皇太子榮

為臨江王二月罷太尉官夏四月乙巳立皇后王氏丁

巳立膠東王徹為皇太子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

中元年夏四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封故御史大夫周

苛周昌孫子為列侯師古曰封苛之孫及昌之子也苛昌皆嘗為御史大夫而從昆弟也

故摠言之

二年春二月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

謚誅策應劭曰皇帝延諸侯王賓王諸侯皆屬大鴻臚故其薨奏其行迹賜與謚及哀策誅文也臣竊

曰景帝此年已置大鴻臚而百官表云武帝太初元年

更以大行為大鴻臚與此錯師古曰誅者述累德行之

文音力列侯薨及諸侯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誅策

如淳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晉灼曰禮有大行
人小行主人主謚官故以此名之臣贊曰大行是官名掌
九儀之制以賓諸侯者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客後
改曰大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客之屬官也後
改曰大行令故事之尊重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
行也據此紀文則景帝已改典客為大鴻臚改行人為
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帝中六年更名典客為
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鴻臚更名行
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劉敞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
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成之故於景帝世謂
典客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它書即武帝時官記景
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世無
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
○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大行令奏
謚則非表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王薨
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即大行令也王薨
遣光祿大夫弔祔祠贈應劭曰衣服曰祔祠飲食也車
馬曰贈師古曰祔音遂贈音芳
鳳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太中大夫弔祠視喪事

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

人異事師古曰輓謂引車也畢匈奴入燕改磔曰棄市

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

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

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勿復磔三月臨江王榮坐侵

衆棄之也磔音竹客反

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夏四月有星孛于西北立皇

子越為廣川王寄為膠東王秋七月更郡守為太守郡

尉為都尉謂改其號九月封故楚趙傅相內史前死事

者四人子又穎曰楚相張尚太傅趙夷吾趙相建德內

之故封皆為列侯甲戌晦日有蝕之

三年冬十一月罷諸侯御史大夫官師古曰所以春正

嘉靖九年刊

月皇太后崩

文穎曰景帝母竇太后以帝崩後六年

言皇太后崩誤耳孟康曰此太后崩史記無也臣瓚曰

死不書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廢后夏旱禁酤酒師古曰酤謂賣酒也

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

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

不得出關服虔曰縮衛縮也

夏蝗秋赦徒作陽陵者死

罪欲腐者誅之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故曰腐也如淳曰腐木不生實師古曰腐官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攽曰此年

五年夏立皇子舜為常山王六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

秋八月己酉未央宮東闕災更名諸侯丞相為相師古曰亦

九月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

人之太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為市

朋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察反以苛為察以刻為明令亡罪者失

職朕甚憐之師古曰職常也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

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

大議之師古曰厭服也音一瞻

六年冬十月行幸雍郊五時

十二月改諸官名定鑄錢

嘉靖九年刊

一本里作巷

偽黃金棄市律先時多作偽金五年應劭曰文帝五年民放鑄律尚未除

費轉相誑羅窮則起為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

時多作偽金故其誦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

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春三月雨雪師古曰雨雪

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四月梁王薨分梁為五國立孝王子五人皆為王五月

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師古曰稱其官

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張晏曰長大也亡度者或不

吏服出入閭里與民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轡應

曰車耳反出所以為之藩屏翳塵泥也二千石雙朱其

次乃偏其左軛以簾為之或用草如淳曰轡音反小車

兩屏也師古曰據許慎李登說轡車之蔽也左氏傳云

以藩載藥盈即是有鄣蔽之車也言車耳反出非與轡

音甫元反軛千石至六百石朱左轡車騎從者不稱其

百方遠反

劉歆曰景紀以御
史大夫陶青為書
翟襄平侯相夫
為文官有大
鴻臚光祿大夫
又令三輔舉不
如今者又載皇
太后崩皆其錯
誤者不知班氏之
誤或後世亡其
有遺補之者

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

輔舉不如法令者應劭曰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共治

京兆馮翊扶風之名此三輔者謂主爵中尉及左右地

史也應說失之劉敞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

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

以荒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

耳皆上丞相御史請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為

設禁又惟酷吏奉憲失中迺詔有司減省法定筆令語

在刑法志師古曰莖六月匈奴入鴈門至武泉入上郡

取苑馬如淳曰漢儀注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

十萬疋師古曰武泉雲中之縣也養吏卒戰死者二千

馮獻者通名為苑故謂牧馬處為苑吏卒戰死者二千

人秋七月辛亥晦日有蝕之

嘉靖九年刊

後元年春正月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慧官有上下獄
 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獄而後不當
 讞者不為失師古曰假令讞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為罪失欲令治獄者務
 先寬三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中二千石諸侯相爵右
 庶長如淳曰雖有尊官未必有高爵故數夏大酺五日
 民得酺酒五月地震秋七月乙巳晦日有蝕之條侯周
 亞夫下獄死

二年冬十月少微侯之國晉灼曰文紀遺列侯之國今省之師古曰省音所領反

春匈奴入鴈門太守馮敬與戰死發車騎材官屯師古曰屯

鴈春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没入之師古曰食讀曰

其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

紅者也應劭曰纂今五采屬絳是也組者今緩紛條是也臣贊曰許慎云纂赤組也師古曰贊說足也

絳會也會五綵者今謂之錯綵非纂也農事傷則飢之

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

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為天下先不

受獻減太官省繇賦師古曰省音所領反繇讀曰徭欲天下務農蠶素

有畜積以備災害師古曰畜讀曰蓄彊毋攘弱衆毋暴寡師古曰攘

取也音人羊反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師古曰遂成也今歲或不登

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為吏張晏曰以詐偽人為吏也臣贊曰律所謂

矯枉以為吏者也師古曰二吏以化貨賂為市漁奪百姓

說並非也直謂許自稱吏耳

嘉靖九年刊

侵牟萬民李奇曰牟食苗根蟲也侵牟食民比之縣丞

長吏也師古曰漁言若法與盜盜甚無謂也李若曰法因法作新

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耳其令二千石各脩

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師古曰耗不

同音莫報反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五月詔曰人不患其不

知患其為詐也不患其不勇患其為暴也不患其不富

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筭十以上迺得

官服虔曰訾萬錢筭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

賈人有財不得為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官故減廉士筭

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官無訾又不得官朕甚愍之此筭

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職貪夫長利師古曰長利秋六

旱

三年春正月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飢不可食

寒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師古曰幣者所以開

歲或不登意為未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

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師古曰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

王者坐臧為盜取庸用其資以顧庸二千石聽者與同

罪皇太子冠賜民為父後者爵一級甲子帝崩于未央

官臣贊曰帝年三十二即位遺詔賜諸侯王列侯馬二

駟師古曰吏二千石黃金二斤吏民戶百錢出官人歸

嘉靖九年刊

其家復終身師古曰復音方呂反二月癸酉葬陽陵臣瓚曰自崩及葬凡十日

陽陵在長安東北四十五里

贊曰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

之敝罔密文峻而茲軌不勝師古曰不可勝漢興掃除煩苛與

民休息至于孝文加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載之

閒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師古曰黎衆也醇不澆雜周二成康漢

言文景美矣

景帝紀第五終



前漢書五

